# 清人入關前求款之始末

兼論袁崇煥陳新甲之死

李光濤

## (一)寧遠之捷

魏源聖武記引明史袁崇煥傳曰：『明朝自有遼事以來，無敢議戰守，議戰守者，自袁崇煥始。』然據崇煥則曰：『守爲正着，戰爲奇着，款爲旁着。』又曰：『自古未有不戰而可款可守者。』所以袁崇煥自寧遠之捷，知奴未可卒滅，於是對症發藥，而有議款之舉。欲明斯義，不得不先言寧遠之捷。據明史袁崇煥傳云：

> 天啓五年十月，經略孫承宗罷，高第來代。第素恇怯，謂關外必不可守，令盡撤錦右諸城守具，移其將士於關內。袁崇煥力爭不可，言兵法有進無退，三城已復，安可輕撤，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今但擇良將守之，必無他慮。第意堅，且欲幷撤寧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無以難，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盡驅屯兵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而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

此時奴兒哈赤卽利用孫承宗之去，高第之怯，傾師犯邊。據天啓六年正月初六日明實錄記載：有奴賊希覬右屯糧食，約於正月十五前後渡河之報。既而，又有本月十八日奴已過河，二十二日巳時賊至首山，離寧遠十里，並云：虜酋東不的糾聚精兵達子二萬，要在二月初一日起兵犯搶，東西交訌等情之報。凡此情形，據清太祖武皇帝實錄云：

> 天命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帝率諸王統大軍征大明。十六日次于東昌堡，十七日渡遼河，于曠野布兵，南至海岸，北越廣寧大路，前後如流，首尾不見，

旌旗劍戟如林。有前鋒至西平堡捉哨探問之，告曰：大明兵右屯衞一千，大凌河五百，錦州三千以外，人民隨處而居。大兵將至右屯衞，守城參將周守廉率軍已遁。帝令八官領布兵四萬，將海岸糧俱運貯右屯衞。大兵前進，錦州遊擊蕭聖、中軍張賢、都司呂忠、松山參將左輔、中軍毛鳳鑒，幷大凌河、小凌河、杏山、連山、塔山七城軍民，大懼，焚房穀而走。

此次各城之陷，皆緣聞風披靡，幷未有一戰。按松山距寧遠僅一百二十里之遙，寧遠距關門僅二百里之遙，寧遠失，則關門危，關門危，則胡騎之扣關直入，更是意中事。所以此時明帝曾有『朕軫念邊事，寢食不遑，自圍寧遠報後，杳無信息，卽使寧遠路絕，經略本鎮，豈宜安坐以待』之旨。又兵部曰：『寧遠報絕，則關門之哨卒不前也。楊麒先遣李卑率二千出關，何曹莊二百夷騎，無敢加一矢者，遂棄寧遠乎？』據此，可見當時明廷對於寧遠之情景，固已意其遂不可守也。此時胡騎之圍寧遠者，衆至十三萬，詐稱二十萬。（王氏東華錄作三十萬）武皇帝實錄又曰：

二十三日，大兵至寧遠，越城五里，橫截山海大路安營。放捉獲漢人入寧遠，往告吾以二十萬兵攻此城，破之必矣，爾衆官若降，卽封以高爵。寧遠道袁崇煥答曰：汗何故遽加兵耶？寧錦二城，乃汗所棄之地，吾恢復之，義當死守，豈有降理，乃謂來兵二十萬，虛也，吾已知十三萬，豈其以爾爲寡乎？帝卽令軍中備攻具，于二十四日以戰車覆城下，進攻時，天寒土凍，鑿城，破壞而不墮，軍士奮力攻打。寧遠道袁崇煥、總兵滿桂、參將祖大壽、嬰城固守，鎗砲藥罐雷石齊下，死戰不退，滿洲兵不能進，少却，次日復攻之，又不能尅，乃收兵。二日攻城，共折游擊二員，備禦二員，兵五百。二十六日，聞大明關外軍所需糧草，俱屯於覺華島，（離寧遠南六十里）遂命兀內革率八固山蒙古又益兵八百往取之。見大明守糧參將姚撫民胡一寧金冠遊擊季善張國靑吳遊擊（此處王錄有「統兵四萬」四字）於冰上安營。鑿冰十五里，以戰車爲衞，我兵尋未鑿處，殺入，遂敗其兵，盡殺之。又見二營兵立於島山之上，遂衝入，亦盡殺之焚其船二千餘，及糧草千餘堆，復回大營。二十七日，帝回至右屯衞，將糧草盡焚之。二月初九日，至瀋陽。

帝自二十五歲征伐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尅，惟寧遠一城不下，遂大懷忿恨而回。

此止爲清實錄一面之記載。吾人再將明實錄中所記寧遠挫奴各條，亦照抄於後，以見當日袁崇煥戰績之眞相。據實錄載天啓六年正月庚午遼東經略高第塘報曰：

本月二十三日，大營達子俱到寧遠，劄營一日。至二十四日寅時，攻打西南城角，城上用大砲打死無數。賊復攻南角，推板車遮蓋，用斧鑿城數處，被道臣袁崇煥縛柴燒油幷撬火藥用鐵繩繫下，燒之，至二更方退。又選健丁五十名，縋下，用棉花火藥等物，將達賊戰車盡行燒燬。今奴賊現在西南上，離城五里龍官寺一帶劄營，約有五萬餘騎。其龍官寺收貯糧囤好米，俱運至覺華島，遺下爛米俱行燒燬訖。近島海岸，冰俱鑿開，達賊不能過海。袁參政于賊退後，差景松與馬有功從城上繫下，前來報信等情。

又二月甲戌朔兵部尚書王永光奏云：

據山海關主事陳祖苞塘報：二十四五兩日，虜衆五六萬人，力攻寧遠，城中用紅夷大砲及一應火器諸物，奮勇焚擊，前後傷虜數千，內有頭目數人，酋子一人，遺棄車械鈎梯無數，已於二十六日拔營，從興水縣、白塔峪、灰山等處遁去三十里外紮營。李卑援兵尚在中後，李平胡援兵，不滿六七百人，已退在中前站，幷無進援。虜退未遠，尚宜戒嚴，逗遛諸將，亟當正法。

又乙亥條內有一節曰：

遼左發難，各城望風奔潰，八年來賊始一挫，乃知中國有人矣。蓋緣道臣袁崇煥平日之恩威，有以懾之維之也。不然，何寧遠獨無奪門之叛民，內應之姦細乎？本官智勇兼全，宜優其職級，一切關外事權，悉以委之，而該道員缺，則聽崇煥自擇以代。

此次寧遠固守却奴，只因袁崇煥早有準備，且有官此當死此之志，故人人效力，得奏膚功。據實錄二月丙子兵科給事中羅尚志疏曰：

虜衆五六萬人，攻圍寧遠，關門援兵，並無一至，豈畫地分守，不須被纓，抑兵將驕橫，勿聽節制。據小塘報云：關內道臣劉詔、鎮臣楊麒、要共統兵二千出關應援，未幾經略將道臣發出兵馬撤回矣。其固守寧城者，門以東則

滿桂，西則左輔，門以南則祖大壽，北則朱梅，均當與道臣袁崇煥幷行申獎。寧城之功，以不救而愈彰，關門將領之罪，以催救不救，而滋甚矣。自有此一捷，此城更爲明朝關外之保障。迄崇禎十七年四月吳三桂降清之後，而寧遠城始沒于清。由此更可知當時寧城之功，其于明清之得失，關係實甚重大。且奴兒哈赤卽死於此役。據武皇帝實錄曰。

七月二十三日，帝不豫，詣清河溫泉沐養。十三日大漸，欲還京，遂乘舟順代子河而下，遣人請后迎之，于渾河相遇，至鞏雞堡離瀋陽四十里，八月十一日庚戌未時崩，壽六十八。

按天啓實錄二月丙子（初三）經略高第報：

奴賊攻寧遠，砲斃一大頭目，用紅布包裹，衆賊擡去，放聲大哭。

又四月辛丑，登萊巡撫李嵩疏言：

天啓六年四月十五日，准平遼總兵官毛文龍揭，回鄉張有庫等口稱：新年老汗於二十四日，在寧遠等處攻城，不料著傷，隨紮幾箇大營，歇息人馬，一面星飛往東調兵，就要來報讐。

又都察院實錄二月五日，御史周應秋疏曰：

（原空一字）酋大舉過河，攻寧遠，幾震京師，幸仗皇上之威靈，袁崇煥之方略，將士奮擊，賊負重傷遁去。

據此，可見哈赤之死，實因負傷回巢後，創發不治而死。至于所云「砲斃一大頭目」，當卽「賊負重傷」之誤傳。考之當時在寧遠城中之朝鮮使者之記錄，頗足證明賊負重傷之說爲不誤。如記錄曰：

我國譯官韓瑗，隨使命入朝，適見袁崇煥，崇煥悅之，請其入鎭。崇煥戰事節制，雖不可知，而軍中甚靜，崇煥與三數幕僚閒談。及報賊至，崇煥乘轎至戰樓，又與瑗等談古論文，略無憂色，俄頃放一砲，聲動天地，瑗懼不能仰視。崇煥笑曰：賊至矣，乃開窗見賊兵蔽野而進，城中了無人聲，是夜賊入外城。蓋崇煥預空外城，爲誘入之地也。賊併力攻城，又放大砲，城上一時擧火，明燭天地，矢石俱下，及戰方酣，從每堞間推出甚大且長之木櫃，半在堞內，半出城外，櫃中伏甲士俯下矢石，如是數次：又從城上投枯

草油物及棉花無數，須臾地砲大發，土石飛揚，火光之中，見胡人與胡馬無數，騰空亂墮，賊大挫而退。翌朝，見賊隊擁聚於大野之一邊，狀如一葉。崇煥遣一使備物謝曰：老將久橫行天下，今日敗于小子，豈非數耶？奴兒哈赤先已負重傷，及是供禮物及名馬回謝，而約再戰之期。因懣恚而斃。（清朝全史）

又明實錄載當時袁崇煥亦有一報曰：

奴酋恥寧遠之敗，遂蓄慍患疽，死於八月初十日。夫奴屢詐死懈我，今或仍詐，亦不可知？

此時寧遠之戰，已越八月，雖云患疽，亦當是創傷所致。自此役後，清人對於明之兵力，始不敢輕視。繼此遂有講款之事。

## (二)諸子爭繼與袁崇煥之議款

奴爾哈赤既死，於是有諸子之爭繼，因諸子之爭繼，於是有袁崇煥之議款。吾人試先言諸子之爭繼，當爭繼之開始，卽有逼殺後母之慘劇。據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曰：

帝后原係夜黑國主楊機奴貝勒女，崩後，復立兀喇國滿泰貝勒女爲后，饒丰姿，然心嫉妬，每致帝不悅，雖有機變，終爲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後爲國亂，預遺言於諸王曰：俟吾終，必令殉之。諸王以帝遺言告后，后支吾不從。諸王曰：先帝有命，雖欲不從，不可得也。后遂服禮衣，盡以珠寶飾之。哀謂諸王曰：吾自十二歲事先帝，豐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離，故相從於地下。吾二幼子多爾哄多躲，當恩養之。諸王泣而對曰：二幼弟，吾等若不恩養，是忘父也，豈有不恩養之理。于是后於十二日辛亥辰時自盡，壽三十七。

按清朝全史引朝鮮之記載曰：『太祖臨死時，謂貴永介曰：九王當立而年幼，汝攝位後，可傳九王也。貴永介以嫌疑，遂讓洪太氏。貴永介卽長子代善，洪太卽四貝勒太宗是也，九王卽睿親王多爾袞是。』又按明清史料丙編三〇葉『……(多爾袞)自稱皇父攝政王。……以爲太宗文皇帝之位，原係奪立。』凡此情節，皆足證明皇

太極當日奪位之史事。又按奴之遺命，必欲以九王爲繼者，則因其母之故。至是，九王既因年幼不得立，則九王之母，寧肯甘心？且其人又多機變，諸子能因此自安乎？於是乃假奴之遺言，迫令自盡，以絕後患，此固彰明較著而不可掩也。及後來順治初年，多爾袞攝政時，實錄所載此事，曾一度抹去。據順治八年東華錄閏二月乙亥條曰：

> 以擅改國史一案，訊剛林。據供：睿王取閱太祖實錄，令削伊母事。遂與范文程祁克格同抹去。

案皇太極奪位之事，以年近既不可掩，卽當日詔語中，亦且不以爲諱。故惟於諸子逼殺後母一事，不得不仍附會其父遺言，以見兀喇氏之死，恐其後爲國亂，原與爭位無關，但遵遺言行之而已。多爾袞之命抹去，正以實錄之厚誣其母，其抹去似非無故。

皇太極之奪位，既如上述。至於其時與皇太極地位相埒者，尙有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人。當奴爾哈赤在日，此四人同稱四大貝勒。如東華錄天聰五年十二月丙申條曰：

> 先是上卽位，凡朝會行禮，代善莽古爾泰並隨上南面坐，受諸貝勒率大臣朝見。……諸貝勒因言：莽古爾泰不當與皇上並坐。上曰：曩與並坐，今不與坐，恐他國聞之，不知彼過，反疑前後互異。

此所云南面並坐者，卽謂同坐聽政也，當時稱此爲三尊佛。不數阿敏者，天聰二年，阿敏以永平之役，先遭圈禁也。代善爲人，畏懦無能。如清朝全史所引朝鮮世子手記崇德八年多爾袞扶立幼帝時之情景云：

> 俊王（禮親王之孫卽達禮）與小退（禮親王長子）密言於大王曰：今立稚兒，國事可知，不可不速爲處置。大王曰：既誓天而立，何出此言耶？幸勿更生他意。

此手記內所云之大王，及小注內之禮王均謂代善也。又如記內「幸勿更生他意」一言，揆其情形，蓋恐因此發言召禍也。凡此，皆可見其人之畏懦無能。至於莽古爾泰，則極爲皇太極所忌，如東華錄天聰九年十二月辛巳條曰：『籍莽古爾泰家，獲所造木牌印十六，文曰：金國皇帝之印。』莽古爾泰既爲三尊佛之一，故有金國皇

帝之印，而史家誣以爲謀叛之證，此亦可見官書顚倒事實之不足信矣。蓋莽古爾泰之於皇太極，地位相埒，當日彼此，各不相下。如天聰五年在大凌河時，所有莽古爾泰對金國汗露刃之一事，據王氏東華錄之記載，其時金國汗亦實無如之何，及天聰六年，莽古爾泰因中暴疾而死，於是金國汗卽大治其黨，而此莽古爾泰之一族，及其弟德格類之一族，並其女弟莽古濟之一族，遂均爲所滅。吾人由此諸事，可以想像當時諸子爭繼之劇烈。所以當時袁崇煥之議款，其動機卽有見於此。據天啓實錄載：袁崇煥有『奴酋哈赤死於瀋陽，四子與長子爭繼未定』之報。既而更有一疏曰：

> ……若臣正懼奴之死也。蓋老奴殘暴，失人心，多疑不輕發。其諸子則兇性橫溢，不啻豺狼，拒一虎易於拒八狼也。無已，乘其位置未定，竝大耦尊之時，圖爲之間，八犬同牢，投之骨必噬，臣正與經督及內臣謀其能往者。萬一此道有濟，賢於十萬甲兵，且乘是以覘彼中虛實。臣勅內原許便宜行事，嗣有的音，方與在事諸臣會奏。

此疏乃天啓六年九月戊戌日所上，同時袁崇煥因奉有「閫外機宜，悉聽便宜行事」之旨，於是袁崇煥卽以弔喪燒紙爲名，遣喇嘛僧鎭南等，入奴偵探情形。據丙寅年（天命十一年）淸實錄稿曰：

> 十月十七日，大明國差李喇嘛，及都司二員、傅有爵田成；守備二員，王廷臣王名世，共三十四人，備弔喪禮，併上卽位賀禮來，潛窺我國情形。

袁崇煥之遣使弔喪，據當時廷臣之章奏，曾有「設策大奇」之說。至於弔喪之使，而又必差喇嘛一行者，蓋此種教義，在邊外實有廣大勢力。如天啓實錄六年閏六月乙丑，薊遼總督閻鳴泰疏言：

> 目今關門王李二喇嘛，出入虜巢，玩弄夷虜於股掌。而在夷地者，如右什喇嘛朗素喇嘛等靡不摶心內向，屢效忠謀。蓋夷狄之族，敬佛一如敬天，畏僧甚於畏法，而若輩亦聞有密咒幻術，足以攝之。虜酋一見喇嘛，必拜必親，聽其摩頂受記，則不勝喜。王李二喇嘛，雖曰番僧，猶是華種，夷狄敬服，已自如此。

按明末邊外，東起遼陽，西至臨洮，長邊萬里，大抵皆爲喇嘛教之所及。卽如萬曆

末年，奴兒哈赤亦嘗有遣王喇嘛向遼東官員請和之事；又如寄住遼陽之白喇嘛，更爲奴之所重，後來天聰中之求和，則又往往利用喇嘛爲使，如朗素喇嘛等。凡此種種，皆可明瞭奴與喇嘛之關係。以此袁崇煥，亦因時制宜，不得不利用李喇嘛一行。檢兩朝從信錄，袁崇煥奏請遣喇喇僧赴奴寨，探聽虛實。奏中稱爲鎖南本座，久居五臺山，有禪行，彼受神宗皇帝御賜之勅書法衣，其人空明解脫，無不暢了，彼世受朝廷之恩，因思有以報皇上。遣田成等，偕往奴寨宣諭。觀其向背離合之意，以定征討撫定之計。據此，可見崇煥之遣使弔喪，亦止爲一時權宜之計。至於此次出使之結果，據淸實錄稿丙寅年十一月十六日著錄曰：命方吉納、溫台石、幷七人齎書，與李喇嘛往寧遠。書曰：

> 大滿洲（金字改）國皇帝致書於大明國袁老先生大人閣下。今南朝不計兩國刀兵，而差李喇嘛及四員官來弔慰慶賀，以禮相加，我國亦豈有他意哉？既以禮來，自當以禮往，故差官致謝。其兩國之事，先父皇曾在寧遠致書，未見回答。今南朝皇帝有書來，照其來書，便有回答。凡事須要實情實意，勿以虛辭，來往誤事。

此書既達寧遠，袁崇煥以其仍踵老奴故智，書面稱大金，隨將原書封還。據明實錄天啓六年十二月庚申（二十二）崇煥疏云：

> 奴遣方金納、溫台什二夷，奉書至臣，恭敬和順，三步一叩，如遼東受賞時，書封稱大人而猶書大金字面，一踵老酋故智，臣卽封還之。潛偵其意，則深悔奴之悖逆來文差誤者。竊念兵連十載，中空外竭，鬼怨神愁，乘此逆夷厭兵之時，而制其死命，俾不得再逞，以休息天下，亦帝王所不廢也。

此所云「潛偵其意，深悔奴之悖逆」等語，似爲當時之實情。例如皇明從信錄載：奴之於其長子洪巴兎兒，止因一語罷兵之故，卽奪其兵柄；囚之獄。又如同書內，萬曆四十年閏十一月，奴兒哈赤，殺其弟速兒哈赤，並其兵，復侵兀喇諸酋。凡此，皆足證明逆酋之弄兵，其親子親弟於其生前，且不以爲然，則是此時，當新挫之後，悔禍之意，更昭然若揭。且彼中情勢，亦有所迫而然。據天聰實錄稿元年三月初二日秀才岳起鸞曰：

> 我國宜與明朝講和。若不講和，則我國人民，死散殆盡。若與講和，新得漢

人，一一速還。不然，還其官生可也。勿疑我言。

此所云不和，則「死散殆盡」，其故則後來天聰六年三月，備禦臧國祥奏本內，言之尤詳。其言曰：

> 今我國地窄人稠，衣食甚艱，近來俘獲官丁甚衆，人口漸增，則田土有限，若豐年僅足本家所吃，若遇荒歉，本家不足，安能周濟他人。必市中無糴，而貧民不免饑號之苦，非死則逃，此不可不察也。（明清史料丙編第二二頁）

是知此非死則逃之說，在金國之情形，固時時皆有之。按奴兒哈赤以建州遺孽，漸次吞併哈達、輝發、兀喇、夜黑，暨明之撫順清河開原鐵嶺等處，裹脅日衆。然其生活所資，仍多仰給於中國。至於其時結合之西夷，則因止能共利，不能分憂。據天聰二年失名奏疏云：『所會之兵，素無紀律，勝則鳥集，敗則影散，得則共其利，失不分其憂。』以如是之衆，而欲長此與明人爲敵，自非至愚，決不出此。所以袁崇煥此次之議款，當然爲彼方之所甚欲者。卽如要金要銀要紬段，亦是看邊屬夷要賞之常事。特是崇煥之意，不勝當時朝廷之浮議，是以一再往還之後，卽聲息寂然。茲將議款各書，錄之於後。天聰實錄稿，元年正月初八日，遣方吉納溫台石致書袁崇煥曰：

> 滿洲國汗致書於袁大人：吾二國成敵，因昔遼東廣寧官，視爾皇帝如天之遠，自視如天上人一般，蓋天生異國，各有其主，乃渺視異國之主，凌辱欺壓，實難容忍，遂告天興兵。惟天至公，不論國之大小，止論事之是非，遂以我國爲是。何以見我國之是？癸未年無故殺我二祖：一也。癸巳年，野黑、哈達、兀喇、輝法、蒙古會兵，無故侵我，故天是我而非彼，是時爾國不來助我，後哈達復來侵我，爾國又不來助。己亥年，我起兵征哈達，天佑我，遂得之，爾乃逼我復其國，盡還其人民。後野黑掠我所獲哈達人民，爾國若罔聞知。爾既爲中國，宜從公道，乃於我國不助，於哈達則助之，於野黑付之不知，似此不公二也。雖殺二祖，猶願和好，戊申年，立石碑於邊界，宰白馬烏牛，祭告天地，勒誓辭於碑云：彼此有潛越邊界者，許殺之。癸丑年，爾乃發兵出邊，守衛野黑，三也。又盟誓云：彼此有越邊者，見而不

殺，天必罪之。後爾國人出邊，擾害不已，遂遵誓詞殺之，爾廣寧巡撫，繫吾使于孤里、方吉納，勒索十人償命，四也。爾衞守野黑，將吾父已聘之女，復令轉與蒙古，五也。遣兵驅吾世守邊界人民，焚其房，奪其熟禾，侵我疆土三十里，後復立石碑，人參貂皮，糧米木植，俱從此出，我國所賴以生活者，爾乃奪之，此其六也。甲寅年，聽野黑言，遂書不善之言，差官窘辱我，七也。此其最大者有七，其餘不悉言之，因忍耐不過，遂致興兵。如今若以我爲是，彼此和好，初和先送金十萬兩，銀百萬兩，緞百萬疋，青藍布千萬疋。和後，兩國往來禮，我國每年送東珠十顆，貂皮一千張，人參一千斤，爾國金一萬兩，銀十萬兩，緞十萬疋，青藍布三十萬疋。苟如是和好，盟誓於天地，各安其業，袁大人奏爾皇上，若不從此言，是爾仍願刀兵之事也。

據此，可見彼時金國汗之求款，本無奢望，所求者僅此。又按此書，較之第一次來書語氣，實已漸漸露出恭順之意。例如「大」可去，「帝」可削，皆係隨駁隨卽奉命之事，至於汗號之稱，又止自比於插酋，實已恭順之至。然袁崇煥此時則宗主國之故，嚴斥其僭位易號之非。據天啓實錄七年正月甲午袁崇煥疏曰：

夷使方金納九人，特來講話，隨詰來夷，何故起兵？彼云：前來打圍，乘便搶西達子，斷不敢擅入寧前。又投遞漢文夷稟，將向時皇帝二字改汗字，如虎酋之稱，而仍彼僞號。然既差人求款，僞號安得猶存，因以原書還之；而留其來目，暫放一二小夷回話。令易去年號，遵奉正朔（方）與代題。

不但退其書，而且更留其使，袁崇煥之議款如此，而明帝猶以爲未足。同書載帝之旨意曰：

奴兵壓境，持之有備，奴使求款，應之有權，戰守可恃，操縱合宜，深慰朕懷。然而十年荼毒，奴罪已深，一旦輸情，聽信匪易。侵地當諭令還，叛人當諭令獻，當不止去僭號、奉正朔，一紙夷書，數字改換，便可釋恨消疑也。與其疑信異同，拒之既題之後，無寧講讐妥當，愼之未題之先。該撫想有成算，或別有妙用，悉聽密籌，封疆事重，不厭叮嚀。鼓舞士卒，明烽遠哨，仍舊戒嚴，務保萬全，紓朕東顧。

此還地獻人兩事，卽等於解除其武裝！故天聰四年金國汗勅諭內曾曰：「天啓崇禎二帝，渺我太甚。」且云「良可傷心」。以此議款，自無可結之理。當時袁崇煥卽據明帝之意，答書金國汗曰：

> 遼督提督部院，致書於汗帳下：再辱書教，知汗之漸漸恭順天朝，而息兵戈以休養部落，卽此一念好生之心，天自鑒之，將來所以佑汗而強大汗者，尙無量也。往事七宗，汗家抱爲長恨者，不佞寧忍聽之漠漠？但追思往事，窮究根因，我之邊境細人，與汗家之不良部落，口舌爭競，致起禍端。漢過不先，夷過必後，夷過肯後，漢過豈先。作孽之人，卽逭人刑，難逃天怒，不佞不必枚舉，而汗亦所必知也。今欲一一而明白開晰，恐難問之九原，不佞非但欲我皇上忘之，且欲汗並忘之也。然汗家十年戰鬬，驅夷夏之人，肝腦塗三韓，膏澤浸草野，天愁地慘，極悲極痛之事，皆爲此七宗也，不佞可無一言？今南關北關安在？河東河西死者，寧止十人？仳離者，寧止一老女？遼瀋是界以內乎？人之不保，寧問田禾？汗之怨已雪，而意得志滿之日也，惟我天朝難消受耳。今若修好，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婦，作何送還？汗之仁明慈惠，敬天愛人矣，然天道無私，人情忌滿，是非曲直，豁若昭然，各有良心，偏私不得。不佞又願汗再思之也。一念殺機，起世上無窮刼運，一念生機，保身後多少吉祥，不佞又願汗圖之也。若書中所開諸物，以中國之大，皇上之恩養四夷，寧少此物，亦寧靳此物？然往牒不載，多取違天，恐亦汗所當自裁也。方以一介往來，又稱兵於高麗何故？我文武兵將，遂疑汗之言不由心也。兵未回，卽撤回，已回，勿再往，以明汗之盛德。息下刀兵，將前後事情，講析明白。往來書札，無取動氣之言，恐不便奏聞。若信使往來，皇上已知之矣。我皇上明見萬里，仁育八荒，汗只顧靖心以事我皇上，宣揚聖德，料理邊情，凜簡書以綏夷夏，則有邊疆之臣，在汗勿憂美意不上聞也。交好交惡，夷夏之常，原不斷使命，汗更有以教我乎？

此書以三月五日至瀋，同時李喇嘛亦附來一書。書曰：

> 我自幼演習祕密，朝禮名山，上報四恩，風調雨順，天下太平，乃我僧

家之本願也。上年袁督都爺因老汗去世，念其存日好心，拿住杜明忠不肯壞他，又在寧城投遞文書有禮，特差我去瀋陽上紙，多承汗及各王子好心，供奉美饌，並禮物，銘刻五內。及回，又差人左右遠送，且差方吉納、温台石等同我來謝禮，我到寧遠，將汗及各王子好心俱在各上司及官軍人等說過，都老爺甚是歡喜，因文書內字面不便，都老爺不可開拆。後改換將來，尙有一二字未妥，第三遭換來格式，雖不盡妥貼，差已不多。袁老爺隨將文書拆視，內有七宗惱恨。講要金銀蟒緞布疋等物，此是你該說的，只有末一句，你仍願刀兵之事也，因此一句相礙，難以轉奏。恐朝廷見了不喜，反空費汗一片好心。諒汗並各王子俱是有福有智，心地明白人，我佛教法門，慈悲爲體，方便爲用，衆生苦樂，兵刼塗炭，觀其往因，自作自受，法界有親登彼岸者，自覺自悟。如來有戒定慧三學，法界爲心，以成正果。聖人立四像，絕百非，因得見王子身，又有見宰官身，須要救濟衆生，以成正果。我佛家弟子，雖身貧，道不貧，難行處能行，難忍處能忍，解度爲體，勸化爲用。我佛祖留下這三個法門，只有懽喜，更無煩惱，只有慈悲生人，更無嗔恨損物。若汗說七宗惱恨，固是往因，然天道不爽，再一說明，便可丟下。袁都爺是活佛出世，不肯虧了夷人，有理沒理，他心下自分明。所說河東地方人民諸事，汗當斟酌，良時好景，尙得常遇，只有善人難遇，有我與王喇嘛二僧在此，隨緣解說，事到不差。煩汗與各王子還再好心，丟得下，丟了，難捨的，捨將來。佛說：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干戈早息，卽是極樂。我種種譬喻，無非爲解化修善，同歸最樂。衍我如來大乘慈悲至教。敬脩寸楮。

此書內所云「講要金銀蟒段布疋等物，此是你該要的」等語。按萬曆三十六年，皇明從信錄卷三九頁一五曰：『是年海建修貢，奴酋混入南關猛酋勅三百六十道，冒領賜賞，部案驗，諭無兼併。』又同書卷三八頁四曰：『查本夷（哈赤）原領勅二十道，係都指揮。』又按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一頁九：『昔我父被大明誤殺，與我勅書三十道，馬三十匹，送還屍首，坐受左都督勅書，續封龍虎將軍大勅一道，每年給銀八百兩，蟒段十五疋。』凡此，皆爲彼等未叛前應得之歲賞，與同當日冒領之

情形也。又如此外海西諸部，原亦各有朝貢市賞，此時諸部，既已爲金人所併，揆之插併卜，而卜賞遂爲插得之例；（見後）則此所有海西諸部之歲賞，自亦爲金人所垂涎而不能忘者。按皇明從信錄萬曆十六年十二月著錄曰：『自永樂來，給海西屬夷勅，由都督至百戶，凡九百九十九道，按勅驗馬入貢，兩關酋領之，眡強弱上下。先是，逞仰二奴，父強，則北關多，及王台強，則南關多，多至七百道，北關不能三之一。今年論強弱與之平，南關以五百，北關以四百九十九，差縮其一，存南關意。』凡此勅書，後來悉歸於金人。凡此歸金人之後，金人更保存歷二十餘年之久，卒因明朝不肯講和，知保存無用，於是於崇德四年六月辛亥日，始盡行焚去。據王氏東華錄曰：

> 先是滿洲哈達葉赫烏喇輝發蒙古各處地方，俱領明國勅書，索歲幣。至是，命大學士希福等，盡行收取，焚於篤恭殿前。

此所云歲幣，卽謂一年一度之朝貢市賞也。由此言之，則是金國汗之與崇煥書，關於書中所要諸物，固非無端要求，實止等於請討當年之舊賞，不過所稍稍不同者，只數量上尙須減折而已。又因金國汗之所欲者，實在此，所以彼一得袁崇煥「多取達天」之言，及李喇嘛講勸之書，卽隨於四月初八日，令明使者杜明忠回，齎答袁崇煥李喇嘛書各一封。其答袁崇煥書曰：

> 汗致書袁老先生大人，來書有云：七宗之事，欲忘之也。是爲止因爾先皇帝及先臣，欺害不已，惹出七宗之事，興動干戈之原，欲令聞知，以明兩國是非，待講和忘之，故差官同李喇嘛講和去矣。若欲不忘七宗，仍要攻戰，爲何差官去。又云：若修好，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婦，作何退還？上天保佑，以我爲是，賜與城池地方官生男婦，今曰退送，是不願講和，故意激惱怒耳。又云：汗之仁明慈惠，敬天愛人矣，然天道無私，人情忌滿。天道無私，罪爾南朝以祐我，天下人皆知，而人忌之，何益。果遵天道而行，應自認不是，將我書中所開諸物與來，以罷刀兵，使國家太平，正是南朝皇道帝仁明慈惠敬天愛人也。此不待我說，大人當自知之。又云：所開諸物，往牒不載。考之古典，比此亦有多者，亦有少者，我亦知之。又云：以一介往來，又稱兵於高麗何故？我文武兵將，遂疑汗之言不由心也。然非無故遂

征高麗，我兩國原來無事，至庚子年，發兵東征，收屬國而回，高麗出兵攔路，隨被我殺敗，官兵俱死，那時亦未曾與高麗計較，照常相好，後兀剌王卜占太，屢搶高麗，城池失陷，高麗差人來說：卜占太是我女壻，須我勸他。我遂勸卜占太止搶高麗，如此相好，復於己未年，興兵來侵，所來兵將，除上陣死的外，剩的官兵，俱皆留養送還，欲與和好。而高麗反自尊大，並無一句好言，又收我逃亡，更助爲虐，始終不改。待之數年，不見講好，遂爾征之。天祐我是，而罪高麗。今業已和好，是天令我兩國成事已定。況從李喇嘛來後，何嘗說不征高麗，我有何言不由心而疑我也？且爾旣來講和，又發撥兒到我地方，迎我逃亡，及令民漸往前來住種，修復城池，正是爾言不由心也。所以我國兵將，皆有懷疑。又云：息下刀兵，將前後事情，講析明白，此言是也。其云：往來書扎，無取動氣之言，不便奏聞。是與不是，須明白說出，則和好可固，若藏之心中，不令說明，而欲以成事，斯亦難矣。今此欺我，與往日遼東廣寧官員欺之何異。又云：汗只顧靖心以事我皇上，宣揚聖德，料理邊情。爾皇上聖德，爾宣揚耳，我各國何知？爾料理爾邊情，我料理我邊情，我國何能爲爾料理也。不說兩國成事之話，而說欺人之話，何益。大人洞察遠近，智且哲矣，何爲而國家太平，何爲而國家有益，其言不說，而說大言，務以下人，口豈能勝敵，口豈能下人乎？使人上下在天，人能上下之乎？因書中所言，多有欺凌，故我亦據書回之。其兩國和好，爾或懷疑，我無疑也，人可欺耳，天可欺乎？若是兩國成事，須當對天盟誓。其云：先開諸物，所當自裁，今我裁之：兩國講和之禮，金五萬兩，銀五十萬兩，紬段五十萬疋，梭布五百萬疋，送來。我國東珠十顆，黑狐皮二張，玄色狐皮十張，貂鼠皮二百張，人參一千斤，送去。以後兩國通往之禮，每年金一萬兩，銀十萬兩，紬段十萬疋，梭布三十萬疋，送來。我國東珠十顆，貂鼠五百張，人參一千斤，送去。若以我言爲是，欲要講和，當速完事，方爲美也。汝漸漸欺凌我，來書尊爾皇帝如天，李喇嘛書，視明朝之官反居各國汗之上，是皆爾等私心機謀所爲，非義之當然也。人君卽佛也，天之子也，臣者，君之子也，所爲果善，一日間不覺上陞，所爲果非，一日

間輒削爲民。若論大義，大明皇帝比天落一字，滿洲國汗比明朝皇帝下一字，明朝官比汗下一字，你們如此欺哄，我已知之，遂罷使者。後若再寄書來，爾皇帝高一字則可，若臣等與我並頭書寫，我必不聽。

明人既靳賞不與，一面更要人要地，似此對付建夷，如何令彼服從，然此勦氣之言，攷之後來求和之奏，則又曰：「不敢詳陳。」卽如此番答書，所要金銀，止因袁崇煥曾有「多取遠天」一言，彼卽隨時減去半數；可見金人雖在勦氣之中，仍有求款誠意。又如書中所云「稱兵高麗」一事，實由毛文龍牽連而及。據天聰元年實錄稿曰：

先是正月初八日，上命阿敏貝勒等領大兵往征高麗。此番原非專意高麗，因毛文龍近彼海島居住，納吾叛民，遂怒而往尋之，因以幷取高麗，此一舉兩圖之計。

按明實錄天啓七年五月戊寅曰：

奴兵正月初，攻高麗，其衆不下五六萬，蓋揣毛鎭孤懸海上，援師難出，遂成破竹之勢。今關津水兵漸集，毛鎭復乘間出奇，因而王京獲守，奴從昌城、滿浦，遁歸瀋陽。

又庚辰袁崇煥言：

奴死，諸子陸梁放肆，臣卽告鮮君臣，使知臣之築寧遠者築艾州，與鐵山得爲犄角。不虞鮮之君臣，智不出此，以窳器頹城，狃虜狎虜。而且與毛帥主客齟齬，人和地利，兩俱失之。一旦鮮孽構夷，以復主爲名，而昌艾驚墜如掃矣。

又三月丁丑兵部言：

朝鮮叛臣韓潤等，領奴賊入安州，節度使南以興自焚死，餘盡遭戮，中國往援督師王三桂等俱陣亡。平壤不戰自潰，賊又攻黃州矣。

據此，可見金人之攻高麗，又因彼時有內奸韓潤等之勾引，在金人因爲因利乘便之計，然在明人則竟以此爲拒款之口實。故當日袁崇煥之疏則曰：『我藉鮮爲牽，彼卽攻鮮而空我之據。』又登萊巡撫李嵩云：『鮮本以事我覊奴，我自當擊奴拯鮮。』又兵科給事中許可徵言：『夷使來而東江已攻，東江攻，而夷使復來。』凡此皆爲

當時明朝文武懷疑之原因。實則卽奴無攻高麗之事，而在明朝議款之眞意，亦絕無可言。因彼天啓帝旣有『款事萬一可成，則須連根拔除，無存些子』之旨。而同時袁崇煥更有「謗書盈篋」之奏。凡此情形，可見其時滿朝之浮議。所以此講款一事，雖爲一時之策略，結果止空費一番交涉而已。茲尙有金國汗答李喇嘛一書，亦一併錄後。書曰：

汗致書李喇嘛：覩爾來書，信爲佛門弟子，是中間人所言，皆欲成兩國之事。喇嘛大通道理，明哲之人矣，我兩國是非，爾諦聽之。我有不是則說我，南朝不是則說南朝，以爾爲中間人，故以心事說知。自古以來，興亡之事，不可歷舉。如大遼天祚，無故欲殺金太祖，以動干戈，大金章宗，無故欲殺元太祖，以動干戈，大明萬曆，無故欲殺我國，偏護北關，以動干戈。及得廣寧，衆王及衆將皆欲進關，獨我皇考曰：昔日大遼大金大元不各自爲國，而入中國腹裏地方居住，竟成漢人。今日關以西爲中國，遼東爲我國，永爲各國，故回兵來，等候講和四年。南朝得包寧遠，不罷刀兵，方攻寧遠，因城凍未墮，回兵。我皇考升遐，喇嘛來弔，意謂天欲兩國成事，故差官致書講和。彼以書中所言不當，兩次阻回。今喇嘛書云：只有一句相礙，難以轉奏。我以心中話寫與南朝皇帝，南朝皇帝亦將心中話寫來與我，兩下講通，則和好可固。心中話不令人說，只欲順爾說話，講和可乎？袁都堂欺我，欲將天賜我城池地方官生男婦，令其退送，喇嘛亦遂聽之，而云難捨的，捨將來。又將袁都堂提起，而以各國之汗落下二字，是不欲成兩國之事也。袁都堂書有云：所開諸物，往牒不載，多取違天。昔日大遼大金大宋之取與，載於史册，及大明之于也先，載在會典，此皆天賜也，何云違天乎？又喇嘛云：良辰好景，尙得常遇，只有善人難遇。然袁都堂善心所差，喇嘛善心而來，故我亦差官去，若是惡言惡人，我豈肯差官乎？又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此言是也。但對我說，亦當對南朝說，使兩國回頭則善矣。喇嘛深通佛教，又通各事，是明智人也，何爲故意欺我。往日遼東官員，大言欺人，致動刀兵，國家受禍，以爲少乎？又我書中所開諸物，袁都堂欲我自裁，今已裁減，若又不與，又說大言，致動刀兵，國家受禍，反空

費二位喇嘛欲成兩國和事好心。古云：兩下相敬，爭心自消，必欲欺人，休說新事講和，卽舊和亦必離矣。不待我說，喇嘛當自知之。更有指教，我當佇聽。

按金國汗此次所有答袁李二書，書中輒以不該將各國汗反居明朝官之下爲言。同時並怨李喇嘛亦不應如此。其實李喇嘛並非故意將彼落下二字，因李喇嘛常出入夷中，固熟知彼等當年受賞時情形，如跪投夷稟，三步一叩頭之類，書牘往還，當有舊例可循。卽彼金國汗原亦明瞭自己屬夷之地位，所以書中更親稱袁崇煥爲老大人。至於彼之稱國稱汗，此止爲夜郎自大。不但李喇嘛瞧彼不起，卽當時朝鮮國王，致書與彼，亦止用一無名帖子。如天聰元年七月二十四日金國汗致朝鮮國王書曰：

其書頭式例先後相違。卽如南朝通行書式，必有拜帖通名，副啓達意。今則非文非書，乃一無名帖子，莫非欺其不知乎？如貴國與南朝臣寮往來書文，亦如此耶？（甲七頁六〇五）

此致朝鮮國王書，據其希望，則但求與南朝臣寮平等而已。此外又如天命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朝鮮國平安道觀察使朴化致書老奴，則又有「建州衞馬法足下，吾二國地土相連，大明爲君，吾二國爲臣」之言。（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三第五葉）凡此，皆足明瞭所謂「金國汗」者，其地位不過如此。以如此地位，僅足與明朝官爭一格之上下。此當時明廷章奏中。所以有「不要理他」之言也。

據以上之所記，吾人試再一言袁崇煥議款之用意。如金國汗另又一書云：

汗致書袁老先生大人：來書之回，寫畢，將欲差官去，忽得河西二起人投來，說包塔山、大凌河、錦州，又乂哈剌差人到來，所說亦同。聽見此言，止我差官。將原寫回書，付爾差人，因爾包城，故又寫此書去。果我兩國講和，那地方爲南朝，那地方爲我國，銘立界碑，各修各地方耳。一面以講和來往，一面前修城池，抑爲寧遠城凍，攻之未墮，故爾慣了，詐稱和好，乘間修包城池，不願太平，而願刀兵，事更難矣。爾只包固幾城耳，各處城池，及各田禾，俱能包固耶？不罷刀兵，蒙天佑之，北京賜我，皇帝南奔，那時名聲何如？自古以來，多如爾輩文職，似婦女坐家中說天話，以致兵將

暴露，人民塗炭，社稷傾覆矣。因往日官員，立心不正，惹此大禍，以失河東河西，兵將盡死，尙以爲未足，而欲動刀兵耶？

按天啓實錄六年十二月庚申（二十二）袁崇煥曰：『遼東之壞，雖人心不固，亦緣有形之險，頹塌不堪，實無可以固人心者。虜利野戰，惟有憑堅城以用大砲一着。今山海四城鼎新，重關累塞，又修松山等處，扼要城池，以四百里金湯，爲千萬年屏翰。』據此，可見崇煥議款之作用。又按同年八月丁巳，崇煥又有一疏，因更爲重要，特照抄於後，以備參攷。疏曰：

奴患以來，捐棄兩河，未有勝著。惟督臣王象乾經臣王在晉撫存西虜，奴窮於無所與，樞輔孫承宗與督師閻鳴泰決用遼人，奴窮于無所導，故蹲伏者三年。自去秋河上，覷我之虛實，故傾巢入犯，臣偃旗息鼓待之，奴遂失利而去。今積雨成川，我之哨馬，且不能去，彼之大衆，夫安得來，過此以往，則彼日日能來，我刻刻當備矣。彼遠來利速戰，臣只死守，令進不得戰以困之，惟困之，乃得圖之。蓋不貪功，便無由致敗，若貪一擊之利，則從前之禍立見。然奴向能爲中國患，以獨擁一方生殺予奪之自由，生聚教訓之不易，而我調四方烏合當之，彼以專，我以分，宜乎不相及。今皇上以關外關內分屬，責有專司。以遼人守遼土，兵馬錢糧，註爲定額，且守且戰，且築且屯，撫西虜以拒夷。屯種之所入，可以漸減海運。大段堅壁清野以爲體，乘間擊惰以爲用，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不必侈言恢復，而遼無不復矣。顧臣猶有進焉，凡勇猛圖敵，敵必讎，振刷立功，衆必忌。況任勞之必任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勞不厚，罪不大，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日至，從來如此，惟皇上與廷臣始終之。

七年五月庚辰，又一疏曰：

奴乘屢勝之勢，而我當披靡之餘，不據險以守，無以固人心。臣四五年間，從提督撫鎮諸臣後，細心參訂，可幸無敗。去春寧遠一捷，仰徵皇上神威，孤注獲勝，遂以節鉞加臣。臣念海宇十年，疲于東役，徵調生亂，轉輸告窘。不得已而用一簡靜精密之法，如曰：守爲正著，戰爲奇著，款爲旁著。以實不以虛，以漸不以驟。前屯城包而未完者完之，寧遠被雨復圮者，補而

永固之，中後中右復屹若金湯，險設而事備，以六萬守四城，奴卽百萬，何敢飛越。從此且耕且築且前，夷來我坐而勝，夷不來彼坐而困。前後四年，便可制勝。

凡上所奏，使當時明帝，苟以專任崇煥，而無聽廷臣之浮議，責以速效，則是遼東之奴，不足平也。特是彼時之天啓帝，旣須一意滅奴，復須限日取勝，故于崇煥四年制勝之說。遂格不行。於是崇煥又曰：『夫奴耽耽，所藉寧障于外，關扼于內，使關寧無恙，由此生聚教訓，愈築愈前，在奴今日，奴無如我何，他日我謀奴，而奴莫我禦，臣之所能僅此。若貪功念勝，侈口漫嘗，則願束身引疾以避能者。』且言：『若臣向以偵諭用間，何嘗許一款字。』據此，可見崇煥此時，固已明明爲毀言日至，帝眷已移，故乃不敢復言款字也。

當時阻款最力者，卽爲崇煥同事經略王之臣。因之臣嘗爲「徒執和議者，此陷於宋人自愚自誤之弊」之說。故崇煥力請與彼分疆而居，於是之臣駐關內，崇煥駐關外，崇煥主款，其意實在款外，而之臣則始終以「宋人覆轍」爲言。以此與崇煥水火，力破和議之非。如天啓六年實錄十二月丙辰，之臣疏云：

年來虜每求和于西虜，而虜不從。欲屈服朝鮮，而朝鮮不受。彼蓋以天朝之大，有泰山四維之勢，可恃以無恐耳。我若頓忘國賊，與之議和，彼必離心，是啖魚餌於淵叢，而益敵以自孤也。臣款款之愚，必不敢強同一時，終貽後悔，惟度我力，能戰則戰，不能則守，觀變待時，虜自瓦解。何必曲爲之和，以釀無窮之釁乎？

此疏旣上，隨奉旨云：『邊疆以防禦爲正，款事不可輕議，這本說的是。』據此，可見之臣此疏阻撓之有力。按王之臣爲閹黨，且係魏忠賢假子，（崇禎長編二年三月丁卯，御史陳必謙奏。）其人多慾好貨，天啓六年二月，明帝以經略高第擁兵觀望，於是削第職，以之臣代第爲經略。至是，明帝雖有「款事不可輕議」之旨，然以王之臣旣與崇煥不和，恐蹈從前河東河西覆亡之轍，故於次年正月，召回之臣，加太子太保銜，管兵部事，並云以備帷幄籌策。關寧兵馬，俱聽袁崇煥調度。是知明帝此種處置，不過仍望崇煥如寧遠之捷，再見一二。至王之臣此時旣任本兵，則是款戎之事，彼之從中破壞，自更彰明較著。如明清史料丙編第一本八頁金國汗

書曰：

> 金國汗致書大明國衆臣宰：我欲罷兵，共享太平，差人講和，聞王兵部及孫道不肯。若爾，誠爲國家大臣，則如古時張良、陳平、諸葛、周瑜、文武雙全，出能領兵見陣，入能治國安民，所言必是矣。今則不然，明見敵來，殺其兵馬，擄其人民，坐視不敢出，而於講和，又以巧言壞事。且以官軍人民，死傷被難，毫無罣礙，只以大言，致惹刀兵，兵亦不易也。以我思之，爾欲講和，如我不肯，只是用兵，我兵殺傷，非爾殺傷，卽我殺傷也。我欲講和，如爾不肯，只是用兵，爾兵殺傷，非我殺傷，卽爾殺傷也。今我之誠心欲和，及爾之驕大不肯，天亦知之，人亦聽耳。

此時明朝之臣宰，大抵皆不知彼已，放言誤國之輩，動以宋金覆轍爲題，安望款事之有成。

## (三)寧錦再捷與袁崇煥之罷歸

款事既因明廷浮議而止。所以天聰實錄稿有「止因欲和不成，遂至欲罷不能」之言。事勢如此，於是迫不獲已，故又起兵來犯寧錦。據天聰元年五月實錄稿曰：

> 初六日，上聞大明復脩錦州、大凌河、小凌河等城屯田，命都督貝勒阿巴泰貝勒守城，率衆貝子及大人往征之。初九日兵至廣寧舊邊，命得格壘，跡兒哈朗、阿濟格、薬托、查哈量、和格六貝勒，率輕騎前行，上與三大貝勒、岑托貝勒，及衆統兵官固山額眞等統衆兵行。初十日兵入白土場邊，晚至廣寧城。是夜前鋒先馳，捉獲撥夜云：右屯衞兵一百，大凌河、小凌河重修未完，亦有兵，錦州城修畢，馬步兵三萬。十一日順大凌一路擄掠人畜，至錦州，距城一里下營。是日各臺堡歸附人民，二千餘放歸山海四百人放回錦州，城中不納，遂宿於城下。次日仍歸我營，言城中不納，上復放歸。

從前所得官生男婦，則曰：上天賜與，故云：豈有天所予我之人，而復還明朝乎？乃此行所掠二千餘人，則悉數放歸。且因山海錦州不納，復又一再縱還。此種用意，大抵以袁崇煥講款之時，旣以要人要地爲言，故此次不願再增明人口實，期於

款事庶幾有成。當日金人致錦州太監紀用劉應坤書曰：

向差李喇嘛講和，以明上下之禮，我已領命，將大明高題一字。又說：所欲之物甚多，再減去些，我依其言，遂減之。……兩國和好，共享太平，豈有不好。然汝不能敵我，而願爲爭戰，使萬軍被陷，有何美哉？草木尙且難捨，爾之人民，何不愛惜之。我本敵國，見此無辜之民，死於鋒鏑，所得二千餘名，盡皆放回。爾等不爲朝廷，不愛下民，和好之禮不修，反任意強說，今欲順則順。若和，二太監留一在我營，一送還京。況太監乃朝廷近臣，在城又不禦敵，可出來看吾攻擊。將吾所恨之言，達之皇上，責爾邊臣，依前減去諸物，復修和好，吾卽允納。倘殺兵殆盡，山海北京，天若與我，此等之罪，皆汝文臣誤朝廷以害武將也。爾文臣非男子，乃婦人耶？不然，何不出戰。因爾等失算，故以此書付之。

按此番說款之書，據天聰實錄稿自五月十一至十五日，遣人與紀太監往來商議至三次，俱不容進城。至十六日，天明，總兵趙率教在城上因更有「矢石無眼，凡事憑天，汝且回兵，賞待後再議」之言。於是金國汗又寫一書云：

汝借天而出大言，倘非天意，瀋陽遼陽廣寧三處，我何以得之？汝果勇猛，何不出城交鋒，潛身城中，出驕傲之言，何爲？譬諸獾子入穴，初掘之不得，再益鍬钁復掘之，未有不得者也。想爾援兵將至，我豈空守此城，抑待爾之兵耶？或者關裏有信來，故出此驕言，吾已早知之矣。

此以求款不得，故以惡言相加。然旋卽遜順其詞曰：「我先番致書，書中惡言苦語，兩相欺軋者，此兵家之常道，不必提也。」由此觀之，吾人更可知金國汗求款之切。

此役之結果，明兵雖有損傷。但此胡兵胡馬，固又確係受挫而歸。據天聰元年五月王氏東華錄著錄曰：

癸巳，我兵馳至寧遠城北岡，明游擊二員，領步兵千二百餘，掘濠，以車爲營，列鳥槍大砲，上令滿兵攻其步卒，不移時盡殲之。明總兵滿桂之兵，及密雲兵出寧遠城東二里，列陣於南，沿城環列槍礮。上諭諸貝勒曰：此地逼近城垣，若卽進攻，難以盡力縱擊，可稍退，以觀動靜。於是退軍踰山岡，

環視明兵，仍堅壘不動。上意欲進擊，阿濟格請從，三大貝勒皆以距城近，不可攻，勸阻甚力。上怒，命近御諸將侍衞等俱戴兜鍪，諭曰：昔皇考攻寧遠不克，今朕攻錦州又未克，若遇此野戰之兵，尙不能勝，其何以張我國威耶？於是上親率阿濟格與諸將侍衞等馳馬而進，敗其前隊，騎兵追擊至寧遠城下，大殪之。諸貝勒皆愧奮，不及胄亦馳而進，分擊其步卒，濟爾哈朗薩哈廉瓦克達俱被創，仍力戰，明兵大敗，委棄甲仗於路，死傷無算，我軍乃還駐雙樹鋪。是日錦州兵出城，我兵迎擊之，復驅入城中，游擊覺羅拜山備禦巴希陣亡。

六月己亥，攻錦州城南面，因城濠深闊，又值溽暑，不能進攻，乃退兵。是役士卒損傷甚多。

按是役，胡騎以六月初五日自錦州回兵，因攻錦州不克，於是毀大小凌河二城而還，明人稱寧錦大捷。如天啓七年都察院實錄六月初七日遼東巡撫袁崇煥疏爲背城一戰大挫賊鋒內稱：

賴我皇上威武聖神，敞臣忠義鼓舞，故內外文武諸臣，齊心合力，大戰而挫敗之。十年來疲天下之兵力，未嘗敢與合馬交鋒，卽職去年亦從而攻城下。今始一刀一槍，兩下拚擒，夷之兇狠驃悍，而職憑堞大呼，分路進止，指揮應手，卽老於行伍者，皆恨此夷之勁而精，賴皇上之靈，一戰摧之。

按明史袁崇煥傳云：

五月十一日，清兵抵錦州，圍益急，崇煥以寧遠兵不可勤，選精騎四千，令尤世祿祖大壽將繞出清兵後決戰，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且請發薊鎭宣大兵東護關門。朝廷已命山海滿桂移前屯、三屯孫祖壽移山海、宣府黑雲龍移一片石、薊遼總督閻鳴泰移關城，又發昌平、天津、保定兵馳赴上關，檄山西河南山東守臣，整兵聽調。世祿等將行，清兵已於二十八日分兵趨寧遠，崇煥與中官劉應坤、副使畢自肅、督將士登陴守，列營濠內，用礮距擊，而桂、世祿、大壽大戰城外，士多死，桂身被數矢，清兵亦旋引去，

此次寧遠大戰，據袁崇煥疏既云：「一戰摧之。」而當時所奉之聖旨，僅止發御前銀五百兩，以資賞恤。既而魏忠賢更使其黨，論崇煥不救錦州。天啓實錄七月辛未

（初七）工科給事中陳維新言：

> 舊撫袁崇煥，數年拮据，去歲嬰城，臣心偉之。每有疏奏，輒高談慷慨，以保封疆復全遼爲己任，臣心壯之。李僧一遣，動出非常，且其言曰，此番奴子必降，若不降，便可一鼓而殲。舉朝以爲算定謀奇，未嘗不徐觀而厚望之。不意信使馳驅，徒博其兩番僭號，一紙謾書，未幾，而蹂躪我屬國矣。說者謂精騎盡東，其虛可搗，而河上之師，似僅以虛聲示弱。既而圍犯錦州，人謂纓冠被髮，義不踰時。況存錦原以保寧，乃咫尺之間，何以兵逗遛而不前？何以鑰堅閉而不發？猶幸孤城忠憤，錦能自固，且奏膚功，萬有他虞，而寧之先聲一頓，此等伎倆，謂可殲奴，實臣所未解也。

凡此論袁崇煥之疏，因當時言者，前後紛紛不已，所以此時袁崇煥，已於七月初一日，奉有「暮氣難鼓，物議滋至，已准其引疾求去」之旨。又因崇煥既已奉旨准其求去，故維新此疏，因稱崇煥爲舊撫。據明史本傳先是中外方爭頌魏忠賢，崇煥不得已，亦請建祠，終不爲所喜。至是遂允其歸，而以王之臣代爲督師兼遼東巡撫，駐寧遠。及敍功，文武增秩賜蔭者數百人，忠賢晉肅寧侯，子亦封伯，而崇煥止增一秩，尙書霍維華不平，因疏乞讓蔭。疏云：

> 撫臣袁崇煥置身危疆，六載於茲，老母妻子委爲孤注，勞苦功高，應照例蔭錄。……茲奉明旨，督鎭諸臣俱蒙二級之陞，延世之蔭，獨袁崇煥一人，止予衙一級，而遺其世蔭。微臣冒濫於格之外，崇煥反靳於例中，其何以示公而服邊吏之心？乞皇上卽以畀微臣之世蔭，量加一級，以還崇煥，在朝廷未嘗再多一袞衣之官，而兩臣遂各得其固然之分，亦甚便計也。又崇煥以侍郎銜加服俸一級，蒙恩復加銜一級，查九例無從二之官，併乞將濫加微臣一級，移加崇煥，俾得以正卿歸里。

此疏後面旨曰：

> 袁崇煥談款一節，所誤不小，朕不加譴責，尙著敍賚，分明念久在危疆，姑使相準耳。恩典出自朝廷，霍維華移蔭市德，好生不諳事體。

按霍維華山東東光人。崇禎元年正月丁丑定逆案，列「雖未祠頌，陰行贊導削籍者」一款。爲五虎之一，崔呈秀爲山頭虎，霍維華爲雲中虎，有薊州當前，東光接

武之謠。由此觀之，霍維華且因袁崇煥功高賞薄，而爲之不平，則是崇煥被抑之苦，卽此可知矣。其後工科給事中顏繼祖卽以此事多維華。據崇禎長編元年五月甲子之記載：有「讓蔭高矣」之言。然考此讓蔭一事，實讓於天啓帝臨危之秋，毋亦有見機而作者歟？

## (四)袁崇煥之復出關東

天啓七年八月甲寅，（二十一）熹宗崩，崇禎帝卽位。魏忠賢伏誅，削諸冒功者，廷臣爭請召崇煥。其年十一月壬午，擢都察院右都御史管兵部添設右侍郎事。十二月己酉，兵部尚書閻鳴泰，更疏請補給崇煥陞蔭。疏云：

> 寧錦之捷，袁崇煥功最大，本兵諸臣均蒙陞蔭，卽以臣不肖，亦叨波予，而崇煥僅加一級，且並其蔭而靳之，臣抱愧實甚，此霍維華所以推心不平，而有移蔭之請也。今崇煥旣蒙起用，則前功明矣。伏祈聖慈垂念崇煥功高被抑之苦，特沛明綸，被給陞蔭。下部議。（崇禎長編）

崇禎元年四月甲午，命崇煥以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鎭行邊督師薊遼登萊天津等處軍務，移駐關門。兼命該省官司，敦促上道。從兵部署部事右侍郎呂純如之請也。純如之疏云：

> 舊遼撫袁崇煥，吊孝建祠二案，卽愛崇煥者，豈能爲之諱。而臣持議必欲朝廷用崇煥者，只認定不怕死，不愛錢，與曾經打過十個字耳。強敵壓境，人方疾呼而望援兵，而崇煥乃置母妻於軍中。紙上兵人人可自命也，而實實從矢石鋒刃中，練其膽氣，而伎倆較實，此臣所以謂終可用也。（崇禎長編）

七月癸酉，崇煥入都，帝召見平臺，慰崇煥甚至。崇煥銳然以五年復遼成功自許，慷慨請兵械轉餉，凡吏部用人，兵部指揮，戶部措餉，言路持論，俱與邊臣相呼應始可成功。帝是之。命卽出關，紓遼民之望。崇煥以前此熊廷弼孫承宗，皆爲人排搆，不得竟其志。臨行，復疏言恢復之計。疏曰：

> 遼事恢復之計，不外前云：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以守爲正着，戰爲奇着，款爲旁着，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皆臣與在邊文武諸臣所能爲，而無煩聖慮者。至用人之人，與爲人用之人，俱於皇上司其鑰，何

以任而勿二，信而不疑，皆非用人者與爲人用者所得與。夫馭邊臣者與他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故當論邊臣成敗之大局，不必過求于一言一行之微瑕。蓋着着作實，爲怨則多，凡有利于封疆者，俱不利于此身者也。況圖敵之急，敵又從外而間之，是以爲邊臣者甚難。我皇上愛臣至，而知臣深，何必過爲不必然之懼？但衷有所危，不敢不告。（崇禎長編）

此疏所陳，大旨卽爲前文所引天啓六年八月丁巳及七年五月庚辰兩疏內所已說過之事。凡此說過之事，而此時復又陳之者，揣其用意，不外希望新君與以得爲之需，使彼不至于再蹈前此爲人排搆之覆轍，則是所謂五年復遼之計，自可成功耳。然此五年之說，攷之明史本傳則云：

給事中許譽卿叩以五年之略，崇煥言：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耳。譽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責效，奈何？崇煥憮然自失。

按崇煥久居危遼，慷慨任事，關於戰守機括，早已灼見于中。而此乃云「憮然自失」，似與崇煥爲人有間。且彼時金人之虛實，見於天聰實錄者如：

征伐不可久停，若踰一年不往，敵人乘機修備，欲圖再舉，恐天災莫測，有悞大事。

今年宜卽出師，不然，國自此而窮，馬亦難得，兵亦不增。

我國之人，利于出兵，在家何益？

我兵在家久住，恐敵人漸長機謀，修理城池，器械有備，昔云：乘機遘會，時不可失。

今若逡巡不往，彼漸修城池，內亂漸消，尤難圖矣。

凡此情形，可見金人實利於出兵。然此利於出兵之事，並非利於攻城，而實利於野地浪戰，以用其所長。特是袁崇煥知金人之所長在騎射，故惟憑堅城大砲而使騎射無所施，知金人之得勢在速戰，故靜以待其變，知金人之乘時在秋冬，故堅壁清野而使無所掠。凡此，不僅可以困金人，且實可以制金人，而散其黨。蓋彼等衣食所資，皆須掠奪，旣爲「在家無益」之言，及此一旦出外，而又未必如意，則其勢「非死則散」，此袁崇煥之所深知。故且屯且築，且且築前，而同時又不得不以講款以成其屯築之計。此卽金國汗所謂一面講和一面包城之意。崇煥所以敢於銳然以五年

復遼自任，與其以前所云「四年便可制勝」之說，固皆爲籌計已熟之言，何至遂憮然自失？

又按袁崇煥此次復出關東，因彼嘗言：『欲求蚤結遼局，必先撫存西虜，使奴窮於無所與』於是明帝卽因崇煥之請，起用王象乾。因象乾亦嘗曰：「守爲正着，戰爲應着，款爲權着。」與崇煥制遼之着數，彼此實相合，且嘗撫虜有功。至是，象乾年已八十三，命仍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原官總督宣大山西軍務。至京召見，帝慰勞甚至。且云：卿三朝元老，忠猷素著，見卿鬢鑠，知袁崇煥薦舉不差。因咨以方略，奏言：插漢虎墩兔，與順義王卜石兔、哈剌愼、伯彥、黃台吉，俱元小王子之後，去歲卜石兔爲虎墩兔所襲，盡收其衆，勢益盛。今諸部惟永邵卜最強，衆三十餘萬，合卜石兔兵可禦插漢。帝曰：虎墩兔不受款，奈何？對曰：當漸圖之。帝曰：我不款何如？象乾造膝密奏，語不盡聞，帝命與袁崇煥計議。賜宴而出。

象乾抵陽和，卽遣使招諭虎墩兔與定約。廷議以象乾老病，令大同巡撫張宗衡暫理督府事，陽和副使宋統殷代行文書，象乾專撫，事不中制。象乾命統殷及總兵王牧民等詣殺胡堡與議款，定賞八萬一千而還。時崇禎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事也。其年五月，崇煥因此又上通審邊情一本云：

> 臣惟夷虜之爲中國患所從來矣，然勝負強弱，原無定形，勢有必至，機有先乘，惟操之者審勢而導機，令強勝之形常在我，則夷虜雖盛，鞭箠使之矣。臣八年于兵，戰守撫款之備嘗，不獨平奴之筭，寢食究圖，而九邊情形，亦時時討論，何也一奴發難，合四海之力不能支，歷十二年之久不得結，而安奢之禍，白蓮之盜，因之而起。夫一隅有事，全力遂分，則九邊更有事，東事何由能結。故臣在東言東，義不宜越，而心之所危，不敢不以入告也。粵惟東夷，雄起一方，殘我兩河，附東之西虜，都無一足當。自兩創之後，夷知中國有人。然前何以驚橫至此，豈盡奴能？則我之失算成之也。今西虜虎墩兔又深可憂者，虎擁衆數十萬，雖不能如奴之悍戰，而力吞諸虜，炒花五大營併矣，乃蠻拱把諸衆，收亦數萬矣，於是西攻卜永，如振蒙落稿，黃河以北，賀蘭以西，收併殆盡。自東至西，綿延且七八千里，部落牛畜已五六倍曩時。昔元之起也，滅國五十，而及於金。今虎之所收，寧止數十部落？

承平久，人不知兵，九邊何處非遼，虎之勢數十倍於奴，但戢而未發耳，意固已叵測也。今幸督臣王象乾，以夙昔威信，多方控禦，受我戎索，款費八萬金厚矣，然以天下安危視之，則八萬金小也。象乾敭歷兵戎五十年，未嘗肯少抄，（疑誤）今降其鞭駕雄心而言款，豈其本意？夫亦權於利害緩急之閒，借款以暫息天下，而修我內備。或者不察，止謂象乾僅能款，亦不知象乾者矣。然款可恃乎？從古未有不戰而可款可守者，夷欲無厭，一二年而我兵不勁，虎必求賀賞，加之不遂，必稱兵內向，不待智者而知之，則東自遼薊以及延寧甘固諸鎮，處處風雨，在在處堂，不宣大已也。……況九邊無事，方得以全力注遼，遼局早結，又何可分力以強九邊，臣欲結遼局，安得不兢兢於虜情兵計哉？（明清史料甲編第一本第三頁）

此本自「言款豈其本意」以下一段，據表面觀之，雖係以王象乾爲題，實則裏面，乃崇煥自言制遼着數，亦不妨借款暫息奴氛，以修我內備，於以平遼滅奴，亦一穩着也。因不敢明言款奴，故乃著重王象乾，以探明帝之意耳。又按疏內所云插賞八萬金，此止係言新賞之數，新賞之外，固尙有舊額數十萬也。如張宗衡言：

茲見插賞，新者八萬一千，大同兩年二十四萬，山西兩年十萬，宣府十八萬，遼東兩年四十萬，總計共百萬矣。（崇禎長編）

以此等鉅費用之於插，據當時之議者，大都皆言款非策。卽明帝亦曰：『朕思講和，不過是羈縻之術，原不是長策，如須要嚴兵固守，不然就與他戰。』御史魏光緒對曰：『插酋擁數十萬之衆，橫行數千里，迫處近塞，以戰則必非其敵，以守則必不能固，其計必出于款。』因此，明帝卒用象乾之議。後來插漢雖非奴之敵，然終虎墩兔之世，「使奴窮於無所與」，則固爲事實。

又按此款插之事，使當時移以款金人，則費更省，而效更大。因金人之所欲者，歲僅銀十萬與金萬兩而已。又況金國汗後來更云：『和好成時，得些財物，打獵放鷹，便是快樂處。』且言：『我祖宗以來，與大明看邊，忠順有年。』由此觀之，此時大明，苟不惟金人是棄，而與以歲賞，則是遼東虜禍，何至決裂而不可爲。無如啓禎二帝，款卜可，款插可，款諸夷亦可，直不欲與金人講款耳。

因明帝不欲與金人講款，所以後之崇禎，更變本加厲，特下『雪恥除兇，不准

接遞片紙』之諭。時金國汗因聞袁崇煥復出關東，故彼又特遣秀才鄭仲等，賫書奉候。又因崇煥先番絕使之故，所以書中但以從前「何因我伐朝鮮遂罷講和之事」爲言，以試探崇煥此回復出，作何表示。其尤可注意者，卽書上只書己巳年而不用天聰，然其所以亦未用崇禎年號者，則因款事不可知之故。其委曲至此，可見彼之又來求款之意。然以明帝既有「不准接遞片紙」之旨，所以該書復又携回。今此書見於殘餘檔案中，其年月上所用老滿文朱印，上塗墨楨五道。原書云：

> 金國汗奉書袁老大人閣下：前差方巾納等，往返講和之際，我兵東伐朝鮮，以致南朝說我何爲伐之，遂罷講和，督兵前進，我聞之去迎，於是使乃絕矣。且我謂南朝大國之人，精通古今，旣明且哲，我伐朝鮮，原與南朝兩不相干，況非朝鮮無罪，妄舉貪利之兵也。原我兩國，無有嫌隙，至己亥年，我兵東收屬國而回，朝鮮出兵截殺，一也。又己未年，出兵殺我岔兒哈失路，二也。又爲全遼逋逃淵藪，三也。彼旣三次殺害，我一爲報復，有何不可？此不(必)予言，大人自知也。況我與朝鮮共棄前非，已當天立誓，永結和好，若有違盟者，天必鑒之。自古鄰國，好則相敬，惡則相報，自然之理，亦大人所知也。我欲罷兵，共享太平，意謂何因朝鮮之事，悞我兩國之和。故于去年正月，差銀住執書去，不見回報。今聞大人復出關東，欲差人問候，因先絕使故，不差我這邊人，乃遣秀才鄭仲幷百總任得良持書奉候，乞賜回報，無吝是望。己巳年正月日。

此書所書之己巳年，乃明崇禎二年，卽金天聰三年。此種書法，據彼後來勅諭曰：『逮至朕躬，實欲罷兵戈享太平，故屢屢差人講說。無奈天啓崇禎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國號，及禁用國寶。朕以爲天與土地，何敢輕與，其帝號國寶，一一遵依，易汗請印，委曲至此，仍復不允。』以此觀之，可見彼之不用僞號已兩年，因削號之事，乃天啓七年，至是則已崇禎二年也。至於書中仍用老滿文印之處，或以請印未允之故。金之人求款如此，則當時謀國者，苟能明於彼己，則何至遂成燎原之禍耶？

## (五)己巳之變與明帝之誤殺袁崇煥

金人以求款不成，乃於崇禎二年十月一日由瀋陽啓行，衆數十萬，以十月二十三日由大安口毀水關而入。兵分兩路，如入無人之境，明人謂之已巳之變。先是，袁崇煥疏籌全局，謂臣身在遼，遼無足慮，惟薊門單弱，敵所窺覬，請嚴飭薊督峻防固禦。一疏不省，再三疏之，遷延不行，至是果如其言。崇煥聞，即遣總兵趙率教入援遵化。十一月初四日，探知賊勢甚盛，復親督副總兵張弘謨、參將張存仁、遊擊于永綬、張外嘉、曹文詔等進關。明日又調參將鄭一麟、王承胤、游擊劉應國、及總兵祖大壽接應，以十一月十四日抵薊州。三日之內，連戰皆勝。所歷撫寧、永平、遷安、豐潤、玉田諸城，皆留兵據守，並疏報入援機宜。而先遣之趙率教，以急于救遵之故，於十五日遇賊伏戰歿。據崇禎長編袁崇煥揭帖云：

> 臣於十月二十九日，在中夜所，一聞薊警，即發援兵。而趙率教于臣牌未到之先，奉旨坐調即行。臣即以行兵方略，遣游擊王良臣馳書往諭，令其無輕視敵，孰知率教急于救遵，三晝夜馳三百五十里，至三屯營，而總兵朱國彥不容入城，遂縱馬向遵，中途大戰，遇伏，中箭墜馬而死。良臣竟不能及，則率教之以身報國，深可怜憫。率教行後，即發張弘謨一枝，朱梅又一枝，以爲率教之翼，臣面戒其無輕敵，二將受約束，相機屯于豐潤。若精銳多在寧錦，地遠稍遲，初三日而祖大壽何可綱始相繼入關。臣召鎮協諸將共計之，有謂徑赴援遵者，有謂往搗中堅者，乃祖大壽則謂薊門兵脆，不足倚此，恐羸師綴薊，而以勁兵西趨，則宗社之安危也。此時只以京師爲重，須領精騎，先從南取道，倍程以進，步兵陸續分附各府縣，以聯血脈，而屯扎薊州，藩屏京師。京師鞏固，而後東向，此爲萬全，臣深是其議。遂于初四日早，發山海，初十日抵薊州，計程五百里，而六日馳到。入薊城歇息士馬，細偵形勢，嚴備撥哨，力爲奮截，必不令越薊西一步。初，臣虞闌截我路，未必及薊，今及之，則宗社之靈，而我皇上如天之洪福也。微臣狗馬力，今可施矣。

越二日，崇煥復上疏引咎。俄聞遵化三屯營皆破，巡撫王元雅總兵朱國彥自盡，賊越薊州而西。崇煥懼，急引兵入護京師，營左安門外。帝立召見，深加慰勞，咨以戰守策，賜御饌及貂裘。崇煥以士馬疲敝，請入休城中。不許。出與賊兵鏖

戰，據崇禎長編：『二十日、二十七日、沙鍋左安等門，兩戰皆捷。』王氏東華錄亦云：『戊申（二十七）聞袁崇煥、祖大壽，營于城東南隅，豎立柵木，令我兵偪之而營。上率輕騎，往視進攻之處，諭曰：路隘且險，若傷我軍士，雖勝不足多也，遂回兵。』據此，可見金人之回兵，實因不利而退。乃明帝遽於此時，下崇煥於獄。據明史袁崇煥傳云：

> 時所入隘口，乃薊遼總理劉策所轄。而崇煥甫聞變，卽千里赴救，自謂有功無罪。然都人士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擁兵，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其引敵脅和，將爲城下之盟。帝頗聞之，不能無惑。會我大淸設間，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其人奔告於帝，帝信之不疑。
>
> 十二月朔，再召對，遂縛下詔獄。大壽在旁，戰栗失措，卽擁兵叛歸。

當是時也，明帝急遣孫承宗往諭祖大壽。於是大壽卽上一疏曰：

> 臣在錦州，哨三百里外，踪跡皆知。詎意忌臣知覺，避臣邀截，乃從老河北岸，離邊六日之程，潛渡入薊。督師袁崇煥檄調，當選精兵，統領西援。十一月初三日，進山海關，隨同督師星馳。途接塘報遵化三屯等處俱陷，則思薊州乃京師門戶，堵守爲急。初十日統兵入薊，三日之內，連戰皆捷。又慮其逼近京師，間道飛抵左安門外扎營。二十日、二十七日、沙禍左安等門，兩戰皆捷，城上萬目共見，何敢言功，露宿城濠者半月，何敢言苦。豈料城上之人，聲聲口口，只說遼將遼人，都是奸細，誰調你來，故意丟磚，打死謝友才、李朝江、沈京玉三人，無門控訴。選鋒出城，砍死劉成、田汝洪、劉友貴、孫得復、張士功、張友明六人，不敢回手。彰義門撥夜拿去，都做奸細殺了。左安門拏進撥夜高興，索銀四十六兩纔放。衆兵受寃喪氣，不敢聲言。比因袁崇煥被拿，宣讀聖諭，三軍放聲大哭，臣用好言慰止，且令奮勇圖功，以贖督師之罪，此捧旨內臣及城上人所共聞共見者。奈訛言日熾，兵心已傷。初三日夜，哨見海子外營火，發兵夜擊，本欲撲命一戰，期建奇功，以釋內外之疑。不料兵忽東奔，臣同副將何可綱、張弘謨、及參遊都守竭力攔阻，多方勸諭，人衆勢解，收攝不來。此時在臣不難卽死自明，誠恐兵丁一散，再集更難。且諭且行，沿途禁約，仍梟示生事者十數人，所過地

方毫無騷擾。行至玉田，乘機商復遵化。適閣部孫承宗、總督劉策、關院方大任、各差官亦諭臣期復遵化，在諸將莫不慨然。而衆軍齊言，京師城門口大戰堵截，人所共見，反將督師拏問。有功者不蒙升賞，陣亡者暴露無棺，帶傷者呻吟冰地，立功何用？卽復遵化，皇上那得知道我們的功勞，既說遼人是奸細，今且回去，讓他們厮殺，擁臣東行，此差官所目擊者。及到山海關，閣部孫承宗差總兵官馬世龍賫捧聖諭，將到，傳令扎營於教軍場迎接。衆兵眼望家鄉，齊擁出關，臣卽止于關外歡喜嶺，同所統官旂人等，聽宣讀畢，皆痛苦流涕，舉手加額。臣因衆軍感泣，諭之曰：遼兵素受國恩，頗稱忠勇，今又蒙朝廷特恩寬宥，若不建功，何以生爲？衆軍聞言，又復泣下，務立奇功，仰答聖恩於萬一矣。（崇禎長編）

入援之師，而皆謂之奸細，是直毆之從賊也。所以後來迄崇禎之亡，遼人金聲遙致其五哥書曰：『天下視遼人爲眞滿洲，你縱塗肝裂腦于彼，其如疑者太多，終成何濟？弟叨軍中之長，見之極眞極確，方敢涕泣而道之。』（甲編頁四七）卽此，可見當日明帝之措置失當也。

明帝旣下袁崇煥於獄，於是拔滿桂爲總理，宣府總兵侯世祿，昌平總兵黑雲龍等皆屬焉。又起舊帥王威、尤岱、楊御蕃、孫祖壽，出罷帥馬世龍於獄，俱以原官立功。先是金國汗於十二月初一日，頓兵良鄉。至十六日，知明帝中計，崇煥下獄，於是復趨北京蘆溝橋。副將申甫率兵六千來禦，右翼五旗兵進擊，不移時殲之。進距京二十里，偵知永定門南二里許，有滿桂、黑雲龍、麻登雲、孫祖壽四總兵，領馬步兵四萬，結柵木，四面列槍礮十重。遂於三鼓進兵列陣，據王氏東華錄十七日黎明，十旗兵齊進，敗敵柵而入，敵營槍礮甚多。是役陣斬滿桂、孫祖壽，副將參遊凡三十餘人，千把總無算，生擒黑雲龍、麻登雲。二十三日，胡騎旋通州，渡河，掠而東，並隨處投彼求款之諭文於各城。諭曰：

金國汗諭官軍人等知悉：我祖宗以來，與大明看邊，忠順有年。只因南朝皇帝，高拱深宮之中，文武邊官，欺誑壅蔽，無懷柔之方略，有勢利（之）機權。勢不使盡不休，利不括盡不已，苦苦侵凌，千態萬狀。其勢之最大最慘者，計有七件：我祖宗與南朝看邊進貢，忠順已久，忽於萬曆年（間），將

我二祖無罪加誅，其恨一也。癸巳年間，南關、北關、灰扒、兀剌、蒙古等九部，會兵攻我，南朝休戚不關，袖手坐視，仗庇皇天，大敗諸部。後我國復仇，（攻）破南關，還入內地，贅南關吾兒忽答爲壻。南朝責我擅伐，逼令送回，我卽遵依上命，復置故址。後北關攻南關，大肆擄掠，南朝毫不加罪。然我國與北關同是外番，事一處異，何以懷服？所謂惱恨者二也。先汗忠於大明，心若金石，恐因二祖被戮，南朝見疑，故同遼陽副將吳希漢宰馬牛，祭天地，立碑界，銘誓曰：漢人私出境外者殺，夷人私入境內者殺。後沿邊漢人私出境外，挖參採取。念山澤之利，係我過活，屢屢申稟上司，竟若罔聞，雖有冤怨，無門控(告)，不得已遵循碑約，始敢動手傷毀，實欲信盟誓，杜將來，初非有意於欺背也。會值新巡撫下馬，例應叩賀，隨遣干古里方巾納行禮，時上司不究出邊招釁之非，反執送禮行賀之人，勒要十夷償命，欺壓如此，情何以堪，所謂惱恨者三也。北關與建州，同是屬夷，我兩家結構，南朝公直解分可也。緣何助兵馬、發火（器），衞彼拒我，觔輕觔重，良可傷心，所謂惱恨者四也。北關老女，係先汗禮聘之婚，後竟渝盟不與親迎。彼時是如此，猶不敢輕許他人，南朝護助，改嫁西虜，似(此)恥辱，誰能甘心，所謂惱恨者五也。我部看邊之人，二百年來，俱在近邊住種，後南朝信北關誣言，輒發兵馬，逼令我部遠退三十里，立碑占地，將房屋燒毀、（田）禾丟棄，使我部無居無食，人人待斃，所謂惱恨者六也。我國素順，並不曾稍倪不軌，忽遣備禦蕭伯芝，蟒衣玉帶，大作威福，穢言惡語，百般欺辱，文口之間，毒不堪受，所謂惱恨者七也。懷此七恨，莫可告訴，遼東上司，既已尊若神明，萬曆皇帝，復如隔於天淵，躊躇徘徊，無計可施，於是告天興師，收（取）撫順，欲使萬曆皇帝因事詢情，得申冤懷。遂詳寫七恨，多放各省商人，顒望竢俟，不見回音。迨至七月，始尅清河。彼時南朝特大矜衆，其勢欲直蹈平（遼）地。明年二月，四路發兵，漫山塞野，執意衆者敗，而寡者勝，強者傷，而弱者全乎？嗣是而再取開鐵，以及遼瀋，既得河東，發書廣寧，思欲講和。當道官員（若）罔聞之，竟無回復，故再舉兵，而廣寧下矣。逮至朕躬，實欲罷兵戈，享太平，故屢屢差人

講說，無奈天啓崇禎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號），及禁用國寶。朕以爲天與土地何敢輕與，其帝號國寶，一一遵依，易汗請印，委曲至此，仍復不允。朕忍耐不過，故籲天哀訴，舉兵深入，渡陳倉陰平之道，定破釜沉舟之計，天皇鑒佑，勢成破竹，順者秋毫無犯，違者陣殺攻屠，席捲長驅，以至都下。朕又五次奉書，無一回音，是崇禎君臣，欺傲不悛，而藐辱更熾也，（今）且抽兵回來，打開山海，通我後路，遷都內地，作長久之計，爾等毋誤謂我歸去也。朕諸凡事宜，惟秉於公，成敗利鈍，悉委於天。今反覆告諭，不顧諄諄者，敍我起兵之由，明我奉天之意，恐天下人不知顚末，怪我狂逞，因此布告，咸宜知聞，特諭。天聰四年正月日諭。

又附諭云：

朕每戰必勝，每攻必尅。雖人事天意兩在，朕毫不敢驕縱。今仗天攻下此城，是朕好生一念，實心養活。爾等當喻我再生之恩，勿得驚惶，勿起妄念。若皇天佑朕得成大業，爾等自然安康，若朕大業不成，爾等仍是南朝臣子，朕亦毫不忌怪。爾等若不遵朕命，東逃西竄，祇自尋死亡，自失囊橐，即在異鄉別土，亦難過活，即行至天涯，朕果得成大業，爾等亦無所逃。推誠相告，咸宜遵依。附諭。

此件原藏內閣大庫殘餘檔案中。現藏北京大學明清史料整理會。王氏東華錄亦有此一條，作天聰三年十一月丙申。而此件則填四年正月，文長凡一千二百三十餘字，王錄則僅三百四十九字，較之原件，固已整個失去本來面目矣。

又胡騎既東，尋陷灤、永、遷、遵四城，留兵偕諸降人守其地而還。時崇禎二年三月也。吾人總觀已巳之變，金人以崇禎二年十月入口，至是回巢，蹂躪內地凡五閱月。其來原爲求款而來，本不甚嚴重，即兵力亦屬有限，據崇禎長編之記載，敵於正月內，嘗以三萬七千騎，圍困昌黎縣，自初八日至十四日，凡力攻七日，卒因知縣左應選及士民乘城苦戰，得不破。如吏科給事中張承詔曰：

昌黎斗大一邑，左應選以誓死固守，敵卒不敢犯。而白（郡人布政白養粹）崔（行人崔及第）輩，倒戈冠裳，甘心媚敵，爲士卒先，又何怪蚩蚩者乎？據此，可見敵之實力，不僅袁崇煥力能敗之，即左應選亦力能辦賊。吾人如以昌

黎爲例，可見虜亦得志不易。然此虜變間接之結果，致明朝受不良之影響者，則四方勤王之師，中途一變而合於流賊也。如國榷崇禎二年十二月癸酉條曰：

> 山西巡撫耿如杞援兵，潰於良鄉。援兵皆沿邊勁卒，竄走剽掠秦晉間，李自成與之合，衆至萬餘，推高迎祥爲首，稱闖王，自稱爲闖將。

又流寇長編序曰：

> 耿如杞勤王之兵，部臣調遣失宜，五千壯士，一呼盡散，山西自此多賊。

又崇禎長編三年一月丁亥條曰：

> 延綏巡撫張夢鯨、總兵吳自勉、寧夏總兵尤世祿、陝西總兵楊麒、臨洮總兵王承恩、甘肅巡撫梅之煥、總兵楊嘉謨等，先後率兵萬七千人入衛。延安甘肅兵潰西去，與羣寇合，張夢鯨忿死。

明竟以此亡，亦始料所不及也。

袁崇煥既死，吾人試再一言呂純如評定崇煥爲人之言曰：『臣之必欲朝廷用崇煥者，只認定不怕死，不愛錢，與曾經打過十字耳。』昔宋臣岳武穆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乃崇煥於此，固兼而有之，終不免於爲羣小所陷害。明人楊士聰玉堂薈記論此次事變曰：

> 己巳之變，自嘉靖庚戌而後，僅再見焉。但士馬物力，仍足相當，袁督師初至一戰，人心始定。迨後鈐制諸將，不爲無見。而袁爲人疏直，於大璫少所結好，毀言日至，竟罹極刑。厥後滿桂總督，一戰而敗，安見鈐制諸將，爲非宜哉？乃京城小民，亦羣然以爲奸臣賣國，此等事，人多不敢言之。袁既被執，遼兵東潰數多，皆言以督師之忠，尙不能自免，我輩在此何爲？蓋袁在遼左最得將士之心，故致如此。上乃出諭：謂暫令解任聽勘。而先入言深，卒無轉圜之意。其後再踰年，而有孔有德之亂，得非傷遼人之心而然歟？封疆之事，自此不可問矣。

可見崇煥一人，實繫明之安危。最可慨者，卽明帝旣殺袁崇煥，後來乃有「能人不多概見」之言，於是乃一再下詔求材。舉例如下，明清史料乙編第五六六葉載曰：

> 諭兵部：蕩平虜寇，須用謀勇有能之將。近日能將不多概見，皆緣行間鼓勵無法，致恬嫚者有材不能自見，清貧者有勞不卽上聞，如何得收干城腹心之

用？以後各督撫鎮，須要加意遴選，如將領中有智謀過人，技藝嫻熟者，立行簡拔，以示鼓舞。有能出奇殺賊，或用間收降，著有功績者，登時具奏，以憑破格陞敍。儻書胥作弊需索，故意沉閣，許該弁呈部參糾，或從登聞封進，拏問立斬。該部尤須廣諏博訪，如有奇謀異勇，可備專閫之選者，不時列名舉奏，或行地方官起送到京，覈明簡用。特諭。

於袁崇煥則殺之，於孫承宗則廢之，乃於此外，而欲別求能材，無論其時，好人已不肯出頭，卽有頗牧衞霍之才，將安用之？

## (六)金國汗之迫而乞款

金國汗之求款，吾人旣已言之，茲再將其種種被迫求款之原因，總述之於下。據王氏東華錄天聰五年閏十一月庚子諭曰：

我兵圍大凌河四閱月，人相食，竟以死守。雖援兵盡敗，凌河已降，而錦州松杏猶不下。

據此，可知當時遼東力盡不屈之概。卽此，可使金人氣餒。又同年八月癸卯條載云：

諭貝勒德格類……曰：爾等率兵二萬，由義州進發，朕將兵由白土場趨廣寧大道，初六日會於大凌河。丁未，西路兵俱抵大凌河，以是夜圍其城。戊申，上令曰：攻城恐士卒被傷，不若掘壕築牆以困之，彼兵若出，我則與戰，外援若至，我則追擊。……明人善射精兵，盡在此城，他處無有也。其山海以內，兵之強弱，朕所素悉。

又癸丑條曰：

上諭護軍揚善等，可立壕邊，遇敵人過壕，卽接戰。圖賴等，立兩旗之間，遇敵人逐我樵採者，卽殺入。明兵出城誘戰，圖賴先入……副將孟坦及士卒十人，俱陣歿。……多爾袞亦率兵攻入。上怒曰：圖賴輕進，衆軍隨入，朕弟亦衝鋒而入，儻有不測，將磔爾等食之，敵兵如狐處穴中，更將安往？朕之兵乃天所授，皇考所遺，實欲善用之，勿使勞苦耳。

又十月庚戌條云：

大凌河有王世龍越城來降，言城中絕糧，夫役商賈盡死，見存者皆食人肉，馬斃殆盡。壬子，于子章臺參將王景、攜男婦幼小五百七十八人，來降。是臺連攻三日，舉紅衣礮擊壞臺身垛口，中礮死者，五十七人，臺內力不能支，遂降。周圍百餘臺聞之，或逃或降，資其糧糗，供我一月之費，士馬得飽，遂克大凌河。行軍必攜紅衣大將軍礮，自此始。

按大凌河僅止爲關外八城之一，其破陷之難，且如上述。故明清史料甲編第四八葉天聰二年失名奏疏曰：『南朝雖師老財匱，然以天下之全力，畢注於一隅之間，蓋猶裕如也。』凡此，蓋爲金國汗當時乞款之最大原因。又明清史料丙編第一八葉有天聰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金國汗一諭，略云：

寧遠錦州等處，舊住之人，亦當識天時，度事勢，從權籌畫可也。只似膠柱鼓瑟，思爾朝廷，而爾朝廷，陵京尙不能保，豈能保爾衆乎？不如歸朕，共享太平。

此所云膠柱鼓瑟，卽斯時遼民之效死勿去。使後來無如許漢奸，則金人雖百戰百勝，亦無如明人何。以此天聰二年奏疏又云：『我國處南朝之大計，惟講和與自固二策。』此明人之敵愾，已迫使金人不能不求款。至如當時金人衣食問題，則尤爲不易解決之事。如奏疏又云：

竊嘗見有功之人，聞升官則鎖卻眉頭，聞賞物則輒開笑口，是土苴其官爵，而珍寶其貨財也，顚倒至此，何以號召天下？……又見有等貧窮官員，餓殍其色，懸鶉其衣，路人見之，作踐凌轢，榜笞同於乞丐，彼何用此官爵爲耶？

此時金人之官員，旣同於乞丐，則其生資之缺乏可知。故當時毛文龍卽謂金人爲花子光棍。如明清史料甲一葉四三毛文龍致金國汗書有云：

況拏去的人，不過是我沙汰下不成才的光棍，沒形影的花子，安插北岸，就柴薪之輩，在得之者有何益，失之者有何損。況我這邊人，原是你那邊走來的，今你搶去，是你自己搶了自己的去，與我大關係有何礙窒耶？

此所謂光棍及花子，卽指金國之逃人。故云：是你自己搶了自己的去。由此可知，金國糾合之衆，大都不外光棍花子之流。以此輩集於關外，此譬之明朝則爲大家巨

室，而彼爲乞兒，若稍稍予以衣食，則自可相安無事。乃因始終閉門不理，故結果逼兒搶掠，固亦勢所必至。卽金國汗致朝鮮國王書曰：『滿州蒙古，固以搶掠爲生。』亦不自諱。（見天聰七年九月實錄稿）此書又述及當時朝鮮斷市後之情狀云：

> 貴國斷市，不過以我國無衣，因欲困我，我與貴國未市之前，豈曾赤身裸體耶？卽飛禽走獸，亦各自有羽毛。遼雖產綿，我國每仗天庇，順理行兵，常以有獲爲固然，故不以紡織介意，亦每謂外國之物，豈可擬必，遂逼令紡織，經今五年餘矣。絹布雖粗，勉強亦能織就，因有妨織布之工，是以停止。我國紡織之事，向年與麗官皆所明知者。

金人衣食所資，既如是缺乏，故明廷惟以杜絕海外貿易，厲行封鎖以困之。其初熊廷弼，建廣寧登萊朝鮮三方牽制之師，不啻卽一大封鎖線。使此大規模之封鎖，苟能完成，則金人自當坐困；自如失名奏疏所云，「非死則逃」。雖然，此等封鎖，在近代有強力統制之國家，猶且不易完成，而彼時雄據東江之毛文龍，雖稱牽制之師，而實爲明廷權力所不及，以利之所在，彼卽專以接濟金人爲事。按明清史料丙編第一〇葉毛文龍致金國汗書曰：『臺台官兵所用布帛等物，概不足慮，百事俱在不佞一口擔當耳。』及文龍被誅之後，東江之接濟已失，金人乃轉而求於朝鮮。其初朝鮮國王尙欲據中朝有杜絕姦商私販之旨嚴詞拒之。實錄稿天聰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朝鮮國王復金國汗書略云：

> 若以事勢言之，則貴國所欲貿易者，乃布段服用之需用。今者國儲已竭，島貨已絕，價雖從廉，無物充價，百爾思量，難副所欲。

然在金人之觀察，則以爲此類之答書，完全不實，於是不得不以強力求之。同年一月十五日致朝鮮國王書曰：

> 貴國言金銀段帛，非國中所產，難應其求。貴國與南朝市易不絕，予所悉知，貴國所無，而南朝豈無耶？貴國與南朝交易往來，以爲我不知耶？實無一次不知者。

此時朝鮮國王雖欲再拒，而力已不足。此外姦商私販，固仍出海如故，譬之水行地中，無孔不入。故金人有「奸細販貨，實便我國」之言。茲據明清史料甲編第四九葉，錄之於後：

今之所所謂奸細，與古之所謂奸細者不同。古之奸細，探我陰謀，伺我機事，三軍之勝敗，實係於此。……若今日之奸細，不過貧民營利而已。我國陰密之事，烏從而知之。況我國逃去之人，絡繹接踵，彼又何用奸細探聽爲也。……況奸細貶貨，實便我國。胡不將計就計以爲之？塗近價廉，諸物可致，何必勞人馬，涉險阻，而遠交西夷乎？西夷以南朝物貨，抽我國膏髓，我國以有限財物，填彼無窮溪壑，未必不爲失計也。

據此知金人所需，除得之細奸外，又可以高價，貿之於蒙古。至於彼等之直接自貿，據王氏東華錄崇德三年七月壬申亦有記載曰：

遣達雅齊等，往明張家口，與鎮守口議歲幣，如先與喀喇沁貝勒數，兼議開關互市。

又四年五月庚辰曰：

敍張家口開市功，達雅齊等，俱授爲牛彔章京。

可見金國汗所云我與貴國未市之前，豈曾赤身裸體一言，亦自有故。大致未叛之前，因恃有市賞，故自誇亦各自有羽毛。既叛之後，則以搶掠爲生，與同內外奸細之接濟，並有搶去之漢人爲之耕織，以是後來亦漸漸有衣。於是勅諭將士，不必再爭取破壞衣物。如明清史料丙一頁四七勅諭諸將領稿曰：

爾諸將士臨陣，各宜奮勇前往，何必爭取衣物？縱得些破壞衣物，尙不能資一年之用。爾將士如果奮勇直前，敵人力不能支，非與我們講和，必是敗與我們，那時穿吃，自然長遠。早早解盔卸甲，共享太平，豈不美哉？

據此，可知金人求款之目標，實在穿吃自然長遠一著。此破壞衣物，雖勅諭不取，但鹽糧碟碗以及針線瑣碎之類，則依然仍舊需要。如勅稿又云：

今所得之物，不像先次各搶各得，盡行入官平分。除隨身行李以外，如隱一針一線者，定以賊盜論。惟鹽糧碟碗，不在此例。

一針一線，亦須計較入官平分，其生活之困苦可知。至如糧米之缺乏，據天聰元年王氏東華錄十二月壬寅與朝鮮國王書曰：

我國糧石，如止本國食，亦已足用。但蒙古諸貝勒攜部衆來降者不絕，概加贍養，所以米粟不敷。……當此窘乏之時，爾能助我，方見敦睦之誼。

此假題贍養來歸蒙古，所以米粟不敷，以乞朝鮮國王之接濟。此外金人更有因糧中國之事，如兵科給事中宋鳴梧題本云：

> 聞奴孽以荒飢爲名，假西夷市米高臺堡，皆窖藏於猪首山……無非欲因糧中國（甲八頁七二三）

又天聰七年實錄稿九月十二日記錄曰：

> 上御殿，聚往掠山海貝勒大臣等曰：爾等此行用兵，甚不合法，何不深入境內，令士卒尋覓糧餉，息兵養馬，何爲速來？

總觀以上所記金人缺衣缺食之情形，實使彼等不得不迫而乞款。同時金人坐困於關外一隅，以有限之兵力，不能再遭折損，所以金國汗亦極怕用兵。如天聰七年實錄稿十月初十日向漢啓心郎等曰：

> 爾等動輒以航海取登州攻堅固之山海爲題。如俗言取他人之麪，以祭星辰。欲航海者，令其沒水，欲攻堅者，令其損兵，非耶？天予我以有數之兵，若稍虧損，何以前圖？上此疏者，是爲敵人而損我兵，故以空言賺我，而望敵人喜。此疏何益。

據此，可知此時金國汗實有厭兵之意。而此厭兵之意，當時明人亦言之。據崇禎六年八月兵部題「御前發下寧錦太監高起潛題」稿云：

> 審據回鄉難官季勳細供；奴自大凌歸去，西夷極怨，說我們西達子，死了許多，又一無所得。有四酋極喜，尅了一城，又得了許多人馬。……及過了年，卽收拾兵馬往宣大處，與插酋厮殺，插酋避了。奴在邊外，連遭兩月大雨，馬死三分之二，達子亦死了許多，於八月盡間回巢。並供：四酋西回，卽有厭兵之意。（乙二頁一一〇）

又云：

> 達子所住皆高堂大廈，所衣被皆裝花繡錦，且日逐男女二班扮戲。只是布疋忒貴，且參貂積之無用，如天朝允款，情願休兵。

明人如果能斷絕遼東貿易，不買參貂，（後多由朝鮮轉貿）則已足制金人之死命。又按金國此際情願休兵之意，不僅有上舉種種原因，卽試察其內部，往往亦有不能一致之情形。如王氏東華錄天聰三年十月癸丑條曰：

上親統師啓行，……向明境進發，辛未，次喀剌心之青城，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晚詣御幄，止諸貝勒大臣於外而先入，密議班師。既退，岳託濟爾哈朗等入，上默坐，意不懌，岳託奏諸將皆集於外，待上諭旨。上慘然曰：可會諸將各歸帳，我謀既隳，又何待爲？因命所發軍令勿宣布。岳託濟爾哈朗曰：何故若此？上曰：兩貝勒謂此行深入敵境，若糧匱馬疲，何以爲歸計？縱得入邊，若明人會各路兵來圍，爲之奈何？倘從後堵截，致無歸路，何由返國？以此爲辭，固執不從。伊等既見如此，初使朕離國而來何爲耶？

此時金國汗雖未因代善等之固執而回兵，然其內部當日對於進取之畏難，固爲一不可掩之事實。且代善、莽古爾泰，此時固與金國汗並大耦尊，稱三尊佛。彼等既固執不從，在當時之影響實大。至於金國汗所云初使朕離國而來一言，則又爲其部下一致之願望。天聰實錄稿六年六月初五日甯完我等奏云：

臣等環觀今日軍情，無大無小，都以漢人家爲奇貨，是勢之必欲內入也。我兵一入，若得遇漢兵，大遇一陣，是我們造化。若退守各城，近邊村屯，地薄民窮，不能富我軍卒，止可瘦我馬匹。既無所獲，勢必從原路出境，是與蒙古一同，而名利兩失矣。

奏內所云瘦我馬匹等語，按之代善等固執之理由，殆同出一轍。且此奏又有『汗務欲深入，恐無隙可乘，壞了名聲』之言。由此可知，金國汗之動兵，顧慮之處亦正多。加之自寧遠大挫之後，而「我國年來皆怯於攻戰」之言，更展轉傳播於諸諭章奏之中。如和格貝勒奏云：

錦寧攻之無益，攻城之法，彼盡知之，先攻未得，若令復攻，我兵必有畏難之意。

又王氏東華錄天聰三年十一月庚戌條記攻圍北京情形云：

時諸貝勒俱請攻城，上曰：朕仰承天眷，攻城必克。但所慮者，儻失我一二良將，即得百城，亦不足喜。我視兵丁若子，常聞語云：子賢，父母雖無積蓄，終能成立，子不肖，雖有積蓄，不能守也。惟善撫我兵，蓄養精銳，蒙天眷佑，自無敵於我軍者矣。遂止弗攻。

此不外仍是先番畏難之意，而故託於愛惜良將。此觀於野地浪戰時，金國汗又激厲其士卒云：『人生有滿百歲者乎？然必天數盡而後死也。』（天聰七年實錄稿）即此，可以證明其怯於攻城之事矣。

凡上所述之原因，其見於殘餘檔案以及各書之記載者，固不止此。然以過於繁瑣，不及具舉。故但就衣食二項，並所有極怕用兵之情節，略揭梗概；以見金國此時進攻與自固，兩皆困難。所以捨去講和一策，實別無他道可圖自全。因此遂有以和事果成，於彼亦有利之說進者。如天聰六年八月二日王文奎疏云：

> 和事果成，於我國亦有利焉。及是時也，裕我國力，拓我邊疆，養民以致賢，撫近以招遠，使彼國之人民，疲於奔命，往來承奉之不暇。而我國以逸，彼國以勞，則此遼東，孰謂非卽發跡之地哉？（實錄稿）

此所云發跡一言，不過是一種假設之期望。且此種期望，并非「（希圖大位」，但只欲封一王位而已。如同日孫應時奏曰：

> 講和之事，決斷爲難。……若仍如先日封爲龍虎將軍，汗必不允。若封王位，汗必從之，然非人所得而知也。明朝皇帝卽肯封王位，人又豈得而知之？卽欲自爲三公九卿，抑又誰從得而知之？縱爲三公九卿，後來何以載之史册乎？

此時明帝如肯封彼王位，則金國汗之「七恨」可消，變戾成祥，僅一反掌之易。惜明帝刼於浮議，計不及此，卒致千丈之隄，決於蟻穴。可見遼東之禍，固由於明帝之自誤也。

雖然，明帝固可不款，以坐致金人之屈服。如孫應時之奏又云：

> 和者兩國之大益。萬一不和，其禍未有了時也。結仇愈深，兩國勢難並立。

所謂兩國勢難並立者，卽「堂堂天朝無久弱之理」，而金人必有「非死則逃」之日也。彼金國汗卽爲此勢難並立之故，於是乃專以乞款爲務。同時更因先番之議款，如講要金銀，計較上下，皆爲敗款之原因。至是所有請願之書，乞款之奏，但云：「惟任皇帝之命而已」。不特此也，卽如彼之致書明朝參將守備等官，且不敢計較尊卑，則是其恭順之情形，可由此想像矣。如天聰六年實錄稿六月十四日致得勝堡參將守備等書曰：

講和之事，我已預告於天，汝果有愛民之心，宜速成此事，莫效遼東所爲也。若延遲時日，我縱有候代之心，其如軍中粮盡，將奈之何？所以約期十日者，爲此故耳。如爾等不力爲果斷，互相推延，是自樂戰爭，於我何尤。至書中稱謂，分之尊卑，且莫須計較，待事成之後，不能不遜讓大國。爾等合應待我於插漢兒之上可也。此書。

凡此據實直言之書，檢本所所藏天聰實錄稿之記載，實以六七兩年爲最多。茲吾人但將其最關重要者，錄之如次。據天聰六年十月十日致寧遠當事大臣書曰：

予去人回云：爾謂宣大和好，衆原不知，彼處和好，與我何涉？彼時宣大人盟誓，曾向我說：既從此講好，切莫侵犯遼東。我以爲宣大遼東總屬一箇朝廷，伊言近理，因此殺白馬烏牛，當天說誓。今你謂不相干，殊不知宣大遼東，地雖不同，而天則同，宣大遼東，官雖各異，而君則不異。爾若託言欺罔，亦任憑爾等。你云：既欲講和，當還大凌河官一二員，不拘多寡，略退從前些須地方，假此爲名，方可轉達朝廷。若和事果成，爾止須此一二人，我亦何嘗吝與，其言及此小地方，如和事一成，普天之下，盡爲你朝廷所有，些須之地，何足道乎？爾若不忘已失之地方人民，必引爲言，我祖宗抑何羞戮哉？雖然屈死，我願太平心切，畢竟不肯動爾朝廷邊疆寸草撮土也。只因邊官作踐太甚！致成七宗惱恨，所以動兵。今我因願享太平，所以此等惱怒，尚且不肯提起，爾既將地方提起，宜乎不宜乎？況自尅撫順以來，我兩國強弱，料亦自知。既然明知，徒強口舌，欺君誤國，膏血生民何爲也？列公果係明哲，上與朝廷釋憂，下與生靈解厄，從中果斷，速成和事，誠爲彼此，之福也。急宜通權達變，切勿執迷，以失事機，芳名穢跡，實係今日，列公豈不慮及耶？從古以來，兩國講和，此國既遣人去，彼國亦遣人來，必如此，和事庶幾可成。今我一心願和，上視于天，至誠無僞，故先使人講和。爾又不信，不遣人來。我若動兵，明明動兵，豈肯託言相誘耶？先日袁經略與我謀和時，一面講和，一面收拾城垣，我說：和事未果，何爲先修城垣？必是以計愚我。我今必於起兵，預三兩月前，寫書令與杜〔名〕敏忠，見在你處可問也。我如此願和，爾若不從，莫言已往，即自我兩家搆兵以來，

歷年之可鑒。爾不願太平，只願刀兵，異日國家生靈，鋤或受苦，更毒苦，昭昭於先日，咎將誰歸？今春追乂哈剌，見爾南朝一年之內，與乂哈剌銀百萬有餘。與其將有用金錢，費于無用之地，何如你遣好人來，果決和事，俾兩國共享太平，豈不美哉？我將心事直告不隱，切勿不信，切勿愛惜一二好人。爾衆大臣果能以身擔當講和，事成之後，不惟人民安家樂業，且全活無限性命，陰隲莫大焉。似此所造之福，終歸於主事者矣。謹告。

按乞款一事，金國汗可謂心思用盡。故于此等言語，不存絲毫動氣之言。若在往時，則不免惱怒。又如要人要地，在昔答袁崇煥書，謂其大言欺人，不願講和。而此乃云：和事一成，普天之下，盡爲你朝廷所有。至云：祖宗被戮一言，比之從前所云二祖被害之說，辭意更大不同。觀此，可知金國汗乞款之誠心，固昭然若揭。

又按宣大和好一事，關于當日盟誓經過，實錄稿中亦有其記事，茲不採，惟就明人章奏中，擇其有關證明者，試錄之于下，以冀益得明瞭當日雙方之眞相。崇禎五年九月初三日兵科抄出錦衣衞掌衞事王世盛題本云：

究問得犯官沈棨供稱：棨才駑下，職任巡撫，不能預整邊備，因久雨墻垣傾圮，兵馬單弱，又見虜勢猖獗，惟恐犯搶難禦，若失城堡，便是棨罪，不得已權行講賞，止求虜退，可以安寧，不合朦奏溷飾。明旨禁絕，不許接遞片字，棨愚痴見有相機字樣，妄想行間羈縻，又不合差中軍韓嗣增，通官甄祥、趙承恩、趙云鳳講款。原有夷人誓稿，內稱大明國金國，爲華夷共享太平，議講和款，因此白馬祭天，烏牛祭地，盟誓堅款，各要和好。如大明先背盟壞款，教天地鑒察，如金國先背盟壞款，亦教天地鑒察，報應以橫禍非災，國敗人亡。既兩國倚天作證，成就和好，將此款約盟誓，遵守到底，人物受福，億兆樂業，子孫延長之福，永遠度日矣。（明清史料甲編第七三六葉）

此覆審一案，先是明帝有一旨意云：

逆奴罪在必殲，屢諭嚴拒，不許接口片字。沈棨明遣中軍通官往來講許，答稿設誓，至妄稱他虜。前疏密陳虜情，正是一面妄行，一面朦奏。明旨禁

絕，違背不遵，惟借相機二字，肆其溷飾，尤爲可惡。本內情詞，總屬含隱，王世盛不行窮究，得情輒請會訊，以求諉卸，是何讖法？着再行審鞫詳供具奏，該衙門知道。（同上）

此時明廷上下，惟以朦蔽爲事。此次沈棨之款奴，實爲邊疆重事，而乃伴稱不辨東西虜酋部落，而乃諉稱爲根據兵部用間之計。據明清史料甲編第七三六葉云：

若東西虜酋部落，棨與嗣增俱係南人，實未能詳細認辨，止憑通官稟報。因兵部咨稱：此中分合情形，邊臣倘善用間，自有機彀等語。棨答書云：適接咨示：用間一着，便開廣大法門，棨故敢通宣遼舊賞諸夷，爲退兵之計。至二十八日，已有成言，一二日內卽離邊矣。蓋諸部現城下與撫夷官，歡然道故，理諭之以啓其心，兼可攜虜之黨。明旨雖嚴，亦不禁邊臣之紓難乎？

又云：

又接熊尙書一書云：數日宣報，止云虎騎往來譙房塞外。其扎營通邊，不三四千，此或眞係西虜，而以奴爲聲。奴來三月，蒙犯暑雨，不能久頓，而歸化板升已燒絕，則屋居如奴，豈應作此？聞插亦有來信，向賡插間西虜，屢奉明綸，計足下精力行之必有緒。聖主之意，直不欲與奴講耳。

此兩段語意，大旨相同，而以不能詳細認辨東虜西虜爲詞。按誓文明以大明國金國幷列，何至不能辨認？此等上下溷飾之言，而竟公然形之章奏，明廷紀綱之壞，於此可見。

宣府款奴一事，沈棨既以兵部爲言，吾人不厭求詳，卽將兵部當日之言錄之于左。崇禎長編五年七月己酉載：

兵部尙書熊明遇，以本月初六日，同輔臣暨兵科掌印官召對平臺。聖諭宣撫沈棨擅和一事，其誓書中數語，深爲辱國，不勝焦勞之意。因陳：此番東兵，實有精騎五六萬，卽紅衣大砲，亦裝十餘具，隨行聲重，插部號稱四十萬，且遠引避之。自五月二十六日，薄宣府邊，由西行，至六月初四薄大同邊，又往歸化城，燒絕板升，至六月中旬復還大同，相持數月，至十九日，又薄宣府，二十一日東行，二十四日大營聚山北，以數千騎薄張家口索幣，二十六七日，宣府通官與宰生威往還講解，至二十八日講成，二十九日遂徙

幕而去。夫以五六萬伉悍之衆，插所畏避，乃臨邊一月，秋毫無犯，此非賴皇上齊天之景福，豈能及此？沈棨不過仰仗聲靈，因宣遠查黃規模，爲退兵之計。其實此舉，原不成盟，中軍都司等官，與之頡頏講誓，以捐俸犒勞爲詞，不關朝廷裁處，於天威固無損也。

以兵部尚書而爲此彌縫之言，眞不知其責任何在？使兵部果有所見，如所云：插部號稱四十萬，且遠引避之，則宜直陳邊疆利害，因其求款而款之。使果一秉承明帝之意旨，以雪恥安邊爲事，如同條附記旨意曰：

帝謂：中樞調度各邊。至宣大等處要害，嚴加防備，已有屢旨，如何邊臣全不遵依？遇警輒務欺擅。爾部平時既無查核，事後又不直糾，反爲委曲請寬，何以嚴飭戰守，副朝廷雪恥安邊之意乎？

又按明清史料丙一頁三二張文衡曰：『崇禎不肯輕和，以復仇爲志。』明帝意旨，漢奸且能知之如此透澈，彼兵部安得不知？既任其職，自當與明帝同負其責，如是則宜立正沈棨擅款之罪。今明廷於戰款兩端，既如是依違，故金國汗並不因漢奸爲此透骨之言而灰心。且更具奏大明皇帝曰：

滿洲國汗（同本內間亦譯作金國汗）謹奏大明國皇帝：小國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圖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邊官作踐太甚，小國懷恨，不得上達，遂致兵戈延于今日。若稱兵無已，彼此受禍何益？倘和事一成，彼此蒙福無量，此小國所以願見太平也。今春追插哈剌過宣大，卽於彼處講和，殺白馬烏牛，對天說誓。然發誓者，雖係小人，而所祝者，乃兩國大事，人之大小，何必計耶？總是皇帝國內之人也。況彼時兩家插血定盟，呼天稱誓，小國業已爲結局矣，故將我國兵丁，縛至張家口官將前梟示，所擄生畜等物，一一查回。小國若不誠心講和，何忍縛梟我人，我豈不畏天耶？自盟至今，又經數月矣，毫不敢進犯邊疆。從古以來，下情得以上達者，天下無不治，下情不得上達者，天下無不亂，兩家搆兵，蓋下情阻滯，不得上達之所致也。今欲將惱恨備悉上聞，又恐以爲小國不解舊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詳陳也。小國下情，皇帝若欲垂聽，差一好人來，俾小國盡爲申奏。若謂業已講和，何必又提惱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國之人，和好告成時，得

些財物，打獵放鷹，便是快樂處。謹奏。（天聰實錄稿六年十月）

此書中所云：如「謹奏」，「上達」，「不敢詳陳」等語，揆之天聰元年致袁崇煥書稿（見丙一頁六）關於「我國初來百般忠誠」一言，實同一口氣，均未失屬夷恭順本意。又同日並附一書致寧遠太監云：

滿洲國汗奉書寧遠老太監大人閣下：予來人云：老大人代朝廷巡狩邊疆境，國家一應疾苦，凡所見聞，必入告無隱。因此，予雖不知老太監姓氏，故用專書奉懇，凡我一切心事，俱載皇帝及衆大人書奏內，乞將去人並去書，勿令中間阻滯，吾之望也。爾若一身擔當，能將下情徑奏朝廷，倘蒙朝廷包荒，和事得成，總是老大人所造之福。我之所以一心請和者，原爲兵戈不止，所傷必多，所傷過多，有乖天和，所以畏天而請和也。老大人高明籌畫之，將我心事一一奏聞。倘和事告成，中外稱讚，萬世瞻仰，又何可盡言也。謹瀆。

此書僅止二百字，凡三稱「老大人」，一稱「老太監大人」，一稱「老太監」，以及「專書奉懇」，並「包荒」，「造福」等言，俱極懇切遜順之至。又如天聰二年八月失名奏疏云：

講和之事，必待非常之人爲之。文稿之中，遜順其詞，惟授其大旨，不責細節。蓋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用果得其人，自能通權達變，上和下睦，而和字成矣。

由此可見金人之求款，處心積慮，殆非一朝一夕之故。又關於求款之細，亦多徇明人之意。如天聰實錄稿：

十一月初八日，位征朗疏喇嘛回，述寧遠官員之言：來書封固，無旨不敢擅開，爾卽回奏爾主，將書露封速來，我等閱過好奏。初十日，復差位征朗疏喇嘛將前書換套未封外，復增書一封云：

予一心修好，原爲愛惜生靈，不忍多殘民命，故專意講和，豈意爾等多方支吾。且和好之事，在爾大國，尤宜早決者，今反堅執不果，是爾等不自愛其生靈也。予今以前日盟誓顚末，詳告于天，將盡力征討，屈自在爾，而直自在我，兩家是非，必有天鑒。此聞。

令喇嘛等，將此書藏之。若接前書，言語和平，不必出此。若不接前書，言語不善，可出此書，令彼觀之。

此書又不得上達，於是金國汗之惱怒又作。崇禎六年八月兵部行御批寧錦太監高起潛題稿云：

四酋差三次喇嘛來講賞，及見天朝不允，極忿，立意報讎。（乙二頁一一〇）

明人之報雖如此，然金國汗仍以講和爲念。先是天聰五年正月壬寅與朝鮮國王書曰：『卽明與我夙爲仇敵，尙欲和好，以享太平。但中無介紹，故至此耳。』（見王氏東華錄）至是，乃專差使臣致書朝鮮國王，請其力爲介紹。書略云：

貴國既以南朝爲父母，以我爲兄弟。我國與南朝十數年來，兵連禍結，而貴國介於其間，坐觀勝敗，不爲解和，口吻之間，徒有父母兄弟之名，而實有幸災樂禍之意。殊不知兩國勝敗，不在國之大小，人之不謀謨，總之皆由于上天而已。貴國果以南朝爲父母，以我爲兄弟，王乃一國之主，不比南朝臣僚，懼彼南朝誅戮，不敢擅爲擔當。王於父母兄弟之間，通情解和，力爲主張，未爲不當也。誠如是，則普天之下，立見太平，不惟我兩國罷兵樂業，卽貴國造福，亦自不小。又想兵乃凶器，實非人所樂爲，祇因欲和不成，遂至欲罷不能耳。（實錄稿天聰七年六月初六日）

此致朝鮮國王書，直以父母兄弟之情動之，比之上面致寧遠各書，尤爲親切。至朝鮮國王答書云：

貴國曾受明朝厚恩，稱藩通貢，其來久矣。不幸事有難平，轉輾激惱，遂生釁端，兵連禍結，至今未已。想當年若遂本心，初不至此。今見來書，披露肝膽，藹然好意，三復感嘆，良不可喻。第惟皇朝事件至嚴，非外藩所敢輕請者。而貴國有此好意，亦不可無一言之助，當卽將來意，傳告西來諸將，以俟其處分，在我之道，只得如斯而已。若夫繼以成之，則是在貴國矣。勉之。勉之。

此云傳告西來諸將，以俟其處分等語，易言之，卽告以此路不通。然在金國汗則信爲實心之言，於是復又去書詢問曰：

天聰汗致書朝鮮國王：知我先□□□明朝與我和好，王已俞允，未荷回示。□□□以我爲不達典禮，不明信義，言行不逮，而和好□誠耶？（天聰實錄稿殘葉）

此時金國汗因受朝鮮國王「曾受明朝厚恩」一言之感動，於是乃爲此不明信義之疑問。卽此，頗可看出彼之悔罪眞心也。又吾人因檢實錄稿殘葉，復又查出一極爲委曲之事，卽其時金國汗一面旣請朝鮮國王介紹，一面更授意蒙古等部落，使其轉奏明朝，代彼說陳。凡此情節，皆因有關參考，特據殘葉錄如左：

（上缺）皇上守邊，屢受恩賜。今滿洲恃強突來，防備不暇，我無所措手，被兵圍困。切思滿洲汗之意，或去不肯脫手，臣等受上恩難捨，是以奏知。聞滿洲汗云：屢欲講和，南朝不允，將馬喂肥，惟有挑戰，天意永眷，亦未可知？彼旣有此言，皇上若憫小民之苦，釋守邊人之怨，許與滿洲和好罷兵，則民得太平，臣等守邊之人，亦蒙恩矣。如其不然，小民之苦，我等□□，何時而免，民廢耕種，我無恩賞，恐皇上□□□□□□屬國之意。皇上推仁，速允講和罷兵，民得□□□□□守邊疆也。口上請速裁之。

此等夷書，當時明朝邊官對之，決無接遞之理。斯時之金國汗當有「良可傷心」之言。又因乞款之事，勢難自止，於是置書門外者有之，隨處遺書者有之，甚至懸書樹間，以冀人見者亦有之。凡此情形，皆見之實錄稿殘葉，雖年月俱失，要之皆爲天聰年間事。種種方法，費盡心思，究之，此種投書方法，能否達於明帝，則固爲可疑也？又此外更有一趣味之事，卽金國汗因求和關係，至對於其先世世系，亦有時或認或不認。如言不認之事，有王氏東華錄天聰五年八月乙卯遺祖大壽書略云：

爾國君臣，惟以宋朝故事爲鑒，亦無一言復我。爾明主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孫。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天時人心，各有不同。爾國不因時制宜，惟欲膠柱鼓瑟可乎？

據此，考之實錄稿天聰七年九月十四日答朝鮮國王書，又與此相反。書云：

宻爾噶與我俱係女直國大金之後。……今我所索者，乃宻爾噶遺民。……若謂宻爾噶與我不係一國，非大金之後，請擇一博古者來，予將世系，詳爲說

明。若再不相信，觀金遼元三史，而世系自明矣。

以上兩書，一則固親稱爲女眞大金之後，一又不肯承認爲金之子孫。要之，金國汗當時之用意，皆爲便利其求款之政策。旋更本其經驗所得，因明朝人既往往以「宋金覆轍」爲言，破壞和事，故以此金國之字面，實爲乞款之障礙，於是乃改金爲清，改女眞爲滿洲。此種修改，揆之先番之削帝稱汗，皆同爲思欲就款之意也。王氏東華錄載天聰九年十月庚寅勅諭曰：

> 我國原有滿洲、哈達、烏喇、葉赫、輝發等名，無知之人，往往稱爲諸申。諸申乃席北超墨勒根之裔，與我國無涉。今後一切人等，止許稱我滿洲原名。

此條所云諸申，卽女眞之對音。清人固曾自謂女眞之後，而此乃云與我國無涉，且禁止今後一切人等之使用。凡此，無非爲避明人拒款之口實。

明帝始終以報仇雪恥爲念，不輕言款，其志固可嘉，然此，必須國內寧謐，上下並力，而後始可當此方張之寇。不知此時國內流寇滋蔓，亂象已成，大家巨室，聞敵先逃。如明清史料乙編第四四七葉載崇禎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兵科給事中周而淳題本云：

> 臣以戊寅虜躪畿南，改調南宮，每聆於人言，各州縣之所以破者，雖由於有司平昔玩愒，鮮桑土之防，臨時倉皇，乏禦侮之略，然非盡有司之罪也。大都因大家巨室，爭先逃避，或先將婦女貲財，暗送城外，而以隻身伴官於城頭，甫聞賊逼，則墮城而走，莫可控執。且合城士民，皆其親黨，觀望追隨，勢難禁戢。以致胡騎一到，如摧枯拉朽，立見土崩，庸懦士司，卽甘以性命殉之，亦復何及。

處如是情勢，猶不知因金人之求款而款之，以致年年用兵，欲罷不能。觀金國汗『我雖欲靜，敵豈肯聽之。』與『盛暑嚴寒，朕同諸貝勒等親歷行間，豈所樂爲，亦出於不得已也。』（王氏東華錄）又實錄稿天聰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和格貝勒奏云：

> 今我兵從舊境而入，遺我願和而彼不願和之書於各屯，並傳諭各城。其民以爲彼兵強盛，尙欲講和，我兵懦弱，反不肯和，日漸殘破，自怨其主，於我

何尤。如此而行，所獲益多。

則明帝處置之失當，與廷臣浮議之誤國，皆可爲謀國者之炯戒也。

## (七)明帝欲款之終止與新陳甲之死

因松山之敗，海內之物力已竭，更因中原流賊，日逐日熾，使明帝不得不注意於議款。此時兵部尚書陳新甲，即因明帝之意旨，於崇禎十五年（崇德七年）三月，遣職方司員外郎馬紹愉等出關，並賚明帝與彼之勅諭以往。勅諭之全文如下：

諭兵部尚書陳新甲，據卿部奏：遼瀋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未輕信者，亦因以前督撫各官，未曾從實奏明。今卿部屢次代陳，力保其出於眞心，我國家開誠懷遠，似不難聽從，以仰體上天好生之仁，以復還我祖宗朝恩義聯絡之舊。今特諭卿，便宜行事，差官宣布，取有的確信音回奏。（丙一頁八一）

三月辛酉，（十六日）此勅達瀋陽。隨時淸主亦降勅一道，諭諸王貝勒。勅曰：

閱爾等所奏，明之箚札，多有不實。若謂與我國之書，何云諭兵部尚書陳新甲？既謂諭陳新甲，何又用皇帝之寶？……況札內竟無實和之語。又云：我國開誠懷遠，似亦不難聽從，以復還我祖宗恩義聯絡等語。此皆藐視我國，實無講和之眞心。……朕初每欲和好，明國不從。今明國欲和，其眞僞雖不得而知，然和好固朕之夙願……。若和好果成，則何必爭上下乎？但各居其國，互相贈遺，通商貿易，斯民俱得力田生理，則兩國之君臣百姓，共享太平之福矣。（丙一頁八一）

此勅大意，似尙懷疑明帝不肯眞和，故出此自問自答之辭。蓋因明朝，自有遼事以來，結怨已深，牢不可解。今忽啓媾和之議，彼固不能不無此驚訝，於是乃以諮之洪承疇，承疇爲之證明曰：

壬申年，皇帝征察哈爾時，張家口汍巡撫六月卄八日盟誓之事，明朝皇帝亦明知之，但不勝文臣浮議，故罷巡撫之任。後來復命會議和事，又爲諸文臣所沮，遂寢其事。此來請和，決非虛語。（王氏東華錄）

五月內，明使馬紹愉等再度出關，以十四日徑抵瀋陽，淸主命迎於二十里外，設宴宴之。復命禮部承政滿達爾漢、參政阿哈尼堪、大學士范文程、剛林等，宴之於

館驛。（王氏東華錄）紹愉等此來之使命，攜有勅書一道云：

> 勅諭兵部尚書陳新甲，昨據卿部奏稱：前日所諭休兵息民事情，至今未有確報，因未遣官至潘，未得的音。今准該部便宜行事，差官前往，確探實情具奏。特諭。（王氏東華錄）

此時之遼人叛將等，對於此事，爭以意見獻媚於清主。據王氏東華錄崇德七年五月丙申條曰：

> 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等奏：明寇盜日起，各方饑饉，兵力竭而倉廩虛，征調不前，勢如瓦解，守邊文武重臣，皆爲我擒，兵將散失八九。今遣使乞和，計必南遷，應邀其納貢稱臣，畫地以黃河爲界。上不納。

以金人歷來求款之至願，當然不納此議。因於六月辛巳，遣明使還。臨發，並餽以貂皮，命大臣送至五十里外，宴餞之。仍致明帝書曰：

> 向來所以搆兵者，因爾明國無故害我二祖，我皇考太祖皇帝猶固守邊疆，和好如舊。乃爾明國反肆憑陵，干預境外之事。哈達國萬汗竊踞之地，我已征服，爾偏令復還。又遣人於葉赫金台石、布揚古處，設兵防守，以我國已聘之女，嫁於蒙古。己卯年，爾明國奪我土地，擾我耕穫，逐我居民，燒毀廬舍，仍驅逐出境，所在勒石。是以我皇考太祖皇帝，收服附近諸國，烏喇布占泰、輝發拜音達里、哈達萬之子蒙格布祿所有之地，俱已削平。於是昭告天地，親征爾明國。又平葉赫金臺石、布揚古之地。其後每欲致書修好，而貴國不從，事漸滋蔓，遂至於今，此皆貴國先朝君臣事也。事屬既往，於皇帝何與？然從前曲直，亦宜辨之。今予仍欲修好者，非有所迫而然也。予纘承皇考太祖皇帝之業，嗣位以來，蒙天眷佑，從東北海濱，迄西北海濱，其間使犬使鹿之國，及產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種漁獵爲生之俗，厄魯特部以至鄂諾河源，在在臣服，蒙古元裔、及朝鮮國，悉入版圖。於是舉朝諸王大臣，及外藩諸王等合詞勸進，乃昭告天地，受號稱尊，國號大清，改元崇德。邇來我兵，每入爾境，輒克城陷陣，乘勝長驅，若圖進取亦復何難。然予仍欲和好，特爲億兆生靈計耳。蓋嗜殺者殃，好生者祥，感應之理，昭然不爽。若兩國各能審度禍福，矜全億兆誠心和好，則自茲以後，宿怨盡釋，

尊卑之分，又何必較哉？古云：情通則明，情蔽則暗，若爾國使來，予令面見，予國使往，爾亦令面見，如此，則情不壅蔽，而和事可久。若自視尊大，俾使臣不得面見，情詞無由通達，則和事終敗，徒貽國家之憂矣。夫豈拒使進見，遂足以示尊耶？至兩國有吉凶大事，須當遣使交相慶吊，每歲貴國餽兼金萬兩，銀百萬兩。我國餽人蔘千斤，貂皮千張。若我國滿洲、蒙古、漢人及朝鮮人等，有逃叛至貴國者，當遣還我國。貴國人有逃叛至我國者，亦遣還貴國。以寧遠雙樹堡中間土嶺爲貴國界，以塔山爲我國界，以連山爲適中之地，兩國俱於此互市。自寧遠雙樹堡土嶺界，北至寧遠北臺，直抵山海關長城一帶，若我國人有越入，及貴國人有越出者，俱加稽察，按律處死。或兩國人有乘船捕魚，海中往來者，爾國自寧遠雙樹堡中間土嶺沿海至黃城島以西爲界，我國以黃城島以東爲界，若兩國有越境妄行者，亦當察出處死。儻願如書中所言，以成和好，則我兩人，或親誓天地，或各遣大臣代誓。爾速遣使齎和書及誓書以來，予亦遣使齎和書及誓書以往。若不願和好，再勿遣使致書。其億兆死亡之孽，於予無與也。（王氏東華錄）

當時清國之諸王貝勒等，對於此次議和之事，頗表示不滿。如崇德七年六月癸亥王氏東華錄曰：

諸王貝勒等，咸謂：明朝時勢已衰，正宜乘此機會，攻取北京，安用和爲？同時清主卽以此說，商詢之朝鮮國王，囑其勿得隱諱，宜陳其所見。但據朝鮮國王之回奏，則甚爲簡單。奏云：

顧此和戰重事，有非藩臣所敢與聞。

清人所以咨詢於朝鮮者，當因回憶過去之受欺，故不得不爲此商量，或更希冀朝鮮從中斡旋。此如崇德四年七月丁巳致明帝書，而同時復使被俘之親王（濟南德王，己卯元旦，城陷被俘。）朱由棪，上明帝疏曰：

臣等世受聖恩，經今七世，奈臣罪惡滔天，失守封疆，百姓塗炭，臣罪何逭。臣等自被擒以來，蒙北朝聖上，未嘗加害，皆推我皇上之情面也。臣等翹首專望施仁慈之心，念宗派之誼，我兩國通和，或贖臣等得歸故土，臣六世祖塋，再得奉祀，萬世頂戴。

此與彼實出一轍，且清人又嘗有明未可取之言。如：

> 固山額眞祖澤潤、梅勒章京祖可法、張存仁，請以兵直取明北京。上曰：取北京如伐大樹，從旁砍，則大樹自仆，我先克關外四城，再克山海，則北京可得。今未也。（王氏東華錄崇德七年九月壬申）

此奏所請，又係遼人叛將，從中鼓動。然張文衡有言：『堂堂天朝無久弱之理，強弱無不翻之局。』此時清主，不納漢奸之請，當卽爲此。故和議之成否，在清國情形觀之，頗有希望早早得一結局之意。此種希望，直至順治元年多爾袞未入關之前，猶仍存在。觀之范文程啓攝政王『……彼明之君，知我規模，非復往昔，言歸于好，亦未可知』（王氏東華錄）之言，知清人求款之心，始終未渝。至於明朝之內情如何？吾人可略述於後。如明史陳新甲傳云：

> 初新甲以南北交困，遣使與清議和，私言於傅宗龍。宗龍出都日，以語大學士謝陞。陞後見疆事大壞，述宗龍之言於帝。帝召新甲詰責，新甲叩頭謝罪。陞進曰：倘肯議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尋諭新甲密圖之，而外廷不知也。已言官謁陞，陞言上意主和，諸君幸勿多言。言官譟愕，交章劾陞，陞遂斥去。

謀款之始，卽諱莫如深，可見明廷浮議之可畏，其後新甲竟以此棄市。如明史又云：

> 帝旣以和議委新甲，手詔往返者數十，皆戒以勿洩。外廷漸知之，故屢疏爭，然不得左驗。一日，所遣職方郎馬紹愉以密語報新甲，視之，置几上，其家僮誤以爲塘報也，付之抄傳，於是言路譁然，給事中方士亮首論之。帝慍甚，留疏不下。已降旨切責新甲，令自陳，新甲不引罪，反自詡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給事中馬嘉植復劾之，遂下獄。新甲從獄中上書乞宥，不許。新甲知不免，徧行金內外，給事中廖國遴、楊枝起營救於刑部侍郎徐石麒，拒不聽。大學士周延儒、陳演亦於帝前力救，且曰：國法敵兵不薄城，不殺大司馬。帝曰：他且勿論，戮辱我親藩七，不甚於薄城耶？遂棄新甲於市。

按明廷之浮議，據多爾袞入關後，馬紹愉因奉南京朝廷之命，北上議和，其致吳三

桂一書，書內首段所言，頗與此事有關。茲錄之於後，以備參攷。書曰：

> 前年不肖到瀋陽，極承大清先主之宏仁。今聞仙逝，令不肖涕泣感傷。又諸王盛情，每日款禮之隆，三十里外迎送之厚，又三位老先生朝夕高雅，眞是異國一家，如同兄弟。已講定和好，兩國子子孫孫，千百年太平之福。不肖回奏說：大清先主不嗜殺人，奉上天好生之德，罷兵息民美意。卽欲再差大臣往訂盟，爲兩衙門交章阻撓，首相周延儒不肯和好，是以後來將延儒賜死，爲此故也。（丙一頁九四）

此兩衙門之交章阻撓，及首相不肯和好，皆可代表當時明廷之浮議。其後當流賊攻陷山西之際，而明帝猶以浮議，不敢撤寧遠之兵，以遏驟來之寇。如明史吳麟徵傳云：

> 方賊陷山西，薊遼總督王永吉，請撤寧遠吳三桂兵守關門，選士卒西行遏寇，卽京師警，旦夕可援。天子下其議，麟徵（太常少卿吳麟徵）深然之，輔臣陳演魏藻德不可，謂無故棄地二百里，臣不敢任其咎，引漢棄涼州爲證。麟徵復爲語數百言，六科不署名，獨疏昌言，弗省。及烽煙徹大內，帝始悔不用麟徵言，旨下永吉。永吉馳出關，徙寧遠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而京師已陷矣。

吾人總觀明清議款之事，可見洪承疇「不勝文臣浮議」之說，實中明帝痼習。前之袁崇煥，後之陳新甲，皆因此被殺，而明亦竟以此亡。浮議之誤國，竟如是其甚也。